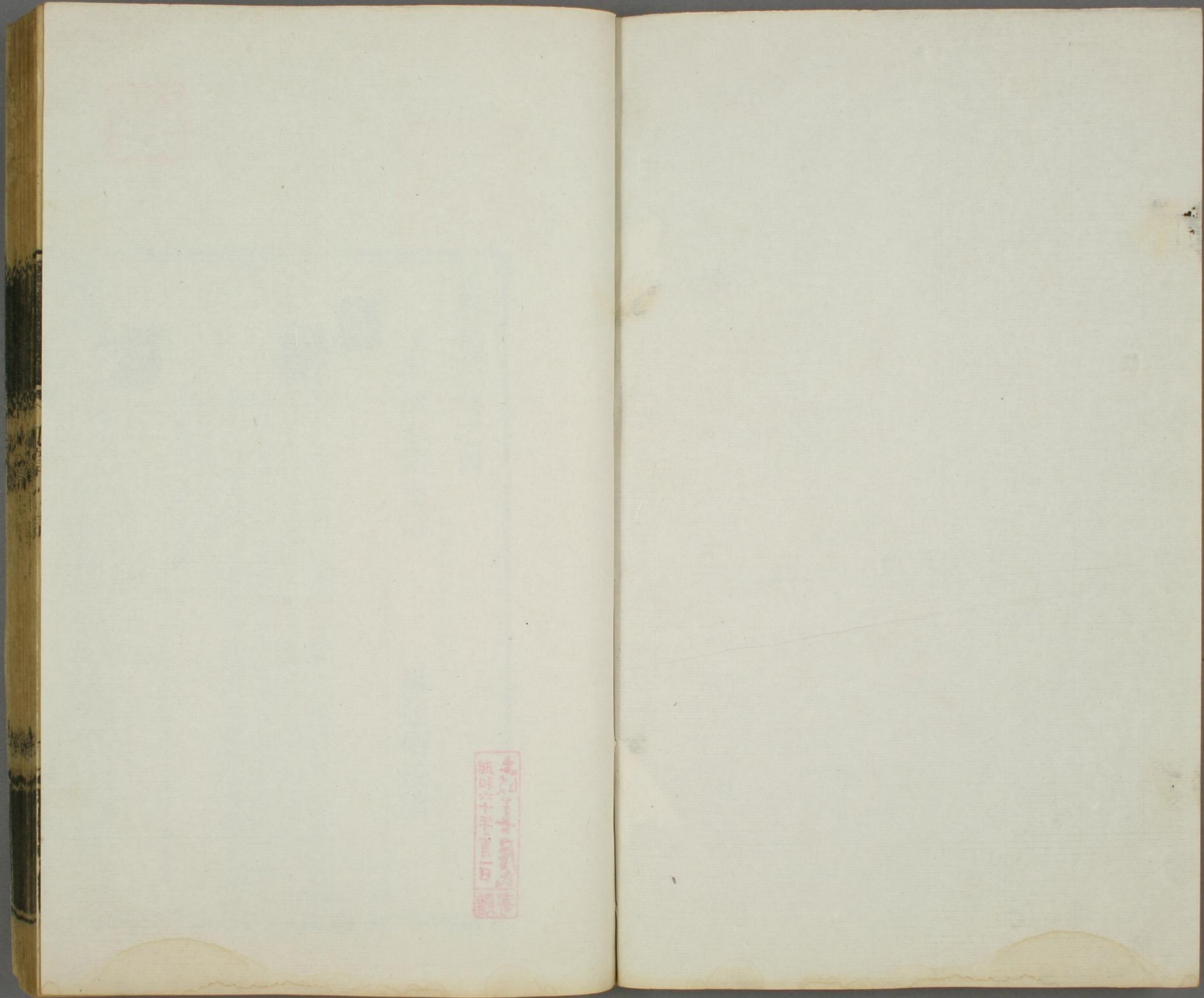


土岐文庫
文庫17
W99
2





上海圖書館藏
民國二十六年六月

文庫 17
W99
2



屈辭精義卷之四

江都陳本禮箋訂

男逢衡校讀

九章

發明

屈子之文如離騷九歌章法奇特辭旨幽深讀者已目迷五色而九章谿逕更幽非離騷九歌比蓋離騷九歌猶然比與體九章則直賦其事而凄音苦節動天地而泣鬼神豈尋常筆墨能測朱子淺視九章譏其直致無潤色而不知其由蠶叢鳥道巉巖絕壁而出而耳邊但聞聲聲杜宇啼血於空山夜月間也

惜誦

惜誦

諫諍之詞詩家父作誦以究王詔

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

抒致愍之情所誦之辭

九章 惜誦



010185192739

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為正叶

正者證也證其言之是非也下一語即指所誦之詞前誦之於君而致愍故今又誦之於天以求其證也

令五帝太皞神農黃帝少皞顓頊以折中折其是非之中兮戒六神五帝之臣重黎句龍該修熙也與

嚮服質對其事之實俾山川以備御兮備其侍御以待刺宥也命咎繇使聽直

古來斷獄惟咎繇惟明克允故欲就咎繇而求其聽斷也

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疣叶忘儂媚以背衆兮

待明君其知之

此五帝折中之語惜其離羣失位如贅肉之無用也此篇在九章中另一格乃問答體舊解不分槩作原語不但待明君句涉於謗訕即下章

言行情貌亦若自炫此班固誤讀所以有露才揚己之譏也

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不遠

此亦五帝語上章諷楚懷之不明此諷其不察有臣如原不能迹其言行證其情貌而相之也

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衆人之所仇也專惟君而無他兮又衆兆之所讎也

此原問五帝離羣之語推原其所以離之之故而復訴也

壹心而不豫不猶豫也兮羌不可保也疾親君而無他兮有

招禍之道也

此又五帝訓誡之詞言人臣事君進思密勿退欲和衷若以爾之執一不和於衆雖親君無他然怙直不回君亦不喜不但不能保位且必招禍大有爾其戒之
欽哉毋忽之意

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忘其失位事君而不貳兮

被疏猶諫迷不知寵之門叶民以下皆原語

此原聆五帝招禍之語撫躬自思於事君之道莫我忠已何以莫能免於禍耶是蓋自忘其身之貧賤迷其所向而不知有苞苴貨賄善為邀

寵之地也

忠跟上莫我忠來何辜以遇罰兮亦非予之所志叶非意料所及行不

羣以顛越兮獨行取禍又衆兆之所哈笑其愚也

此又追溯前此之遇罰顛越種種不合皆由迷於寵門所致今雖翻然改悟竊恐前怨已深衆讎莫解雖欲挽回已不及矣

紛逢尤以離謗兮重重蹇不可釋也有口難辨情沈抑而不

達兮又蔽而莫之白叶彌也加倍朦蔽更難自白

心鬱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予之中情叶愴固煩言不可結

而論兮欲上書自陳又恐言煩詞冗有涉於責願陳志而無路進言時既邀寵無門失意時豈復有路耶

退靜默而莫予知兮進號呼又莫予聞連用四字正見進退維谷之意申

侘傺之煩惑兮中悶瞀音茂之忼忼

己上皆承思字貫下歷思忠之招禍不可保如此適如五帝之言使我至今中心如醉蓋闕齊而難已也以起下文入夢之因文分上下兩截上截寫五帝折中語下截寫厲神占問詞遙遙對列

昔

疇昔

余夢登天兮

天字頂章首蒼天來

魂中道而無杭吾使厲神

祭法

有泰厲公厲族厲

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

厲神占辭

闕

闕脊之極結想成夢登天者志在竭忠事主故有疇昔登天之夢特卜之於厲神者蓋天與五帝前已誦言之矣然忠何辜以遇罰究未得明其故故卜及厲神冀其直言而無隱也志極無旁者憐其志極高而旁無輔也

終危獨以離異兮

此原疑而復問也

曰

以下厲神再答之詞

君可思而不可恃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

而逢殆

初以君為可恃即逢上官大夫爭寵被讒見疏是初次已逢一殆

懲熱羹而吹整

齋

兮何不變此志也

前車之懲則當即改何以頓忘吹整之戒乎欲

釋階而登天兮

即以登天之說折之

猶有曩之態

叶替

也 譏其猶然恃君之故態也厲神之言

止 前五帝誠其保位避禍此番厲神又勸其懲羹吹整無如皆與此 屈子不合甘於折臂成醫終之以曾思遠身而此志不改也

衆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為此伴

侶

也同極而異路兮

又何以為此援

叶于也 以下皆願反原語

指已

此原問厲神變志之言而自為揣度之詞言衆既與我離心異路矣又何以能為我之伴援耶此時我雖變志無益又何况不能變耶兩此字

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叶 謂不得其好名死也行婞直而

不豫兮鮫功用而不就叶 皂不能贖放殛之罪

箋 此又甚言其變志之無益以申生之純孝而乃自經於新城之廟以伯鮫之功而乃被殛於羽山之淵豈古來父子君臣間皆因不能變其志而然耶

補註 申生之孝未免陷父於不義鮫續用弗成殛於羽山屈子舉以自比者申生之用心善矣而不見知於君父其事有相似者鮫以倖直亡身知剛而不知義亦屈子之所戒也

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古人成語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

兮此亦成語吾至今迺知其信然

箋 吾聞作忠造怨每每忽而不察以為過言自信忠能格天必不遇罰何能造怨不意今日親身離殃乃知其為誠然也

辭鑑 玩懲美吹整及折臂成醫等語其為前番既疏猶諫失左徒之位此番又諫無疑

矰弋機而在上兮尉羅張而在下叶設張辟以娛君兮

願側身而無所

箋 此因厲神有逢殆之語故復言今日世情更有不能免於殆者矰弋喻朝廷苛政尉羅喻臣下峻法張辟者於五刑外又設密網羅織如誹謗者族之類以為娛君之術使人避禍而無所也

欲儻何以干僚兮恐重患而離尤叶欲高飛而遠集兮

君罔謂汝何之

箋 罔誣也欲加其罪何况無辭况有隙可乘乎汝何之三字問得冷而促

彙訂 承上側身無所而言欲儻個楚地既恐禍之疊加欲遠適異鄉能無怒而相詰

欲橫奔而失路喻違道妄行 兮蓋堅志而不忍背膺脾以交痛

兮通上三者皆不可為故膺背交痛也 心鬱結而紆軫

擣木蘭以矯蕙兮斲申椒以為糧播江離與滋菊兮願

春日以為糧芳

箋 於無可奈何中設出遠身一法以暫避其鋒是殆懲美吹整姑從厲神之說也

恐情質遠身情質 之不信兮故重著重著其網羅之酷虐也 以自明擣茲

媚即上眾芳 以私處兮願會思而遠身叶商

箋 遠身避矰弋之加窮羅之辟也死非屈子所懼桎梏而死非正命也故遠之

Blank area with vertical lines, likely for a commentary or transcription.

抽思

蔣註

此篇蓋原於懷王時斥居漢北所作也原於懷王受知有素其來漢北或亦謫宦於斯非頃襄棄逐江南北故前欲陳辭以遺美人終以無媒而憂誰告蓋君恩未遠猶有拳拳自媚之意而於所陳耿著之詞不憚疊疊述之則猶幸其念舊而一悟也

心鬱鬱之憂思兮歎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曼

遭夜之方長秋夜不寐更苦漏長

悲秋風之動容薄寒中人兮何回極斗柄西指之浮浮不靖之象以星光之閃爍與君

為臣下所播弄也數惟蓀之多怒兮傷予心之優優占之天意則如彼觀之人事則如此

多怒則予心更傷矣

願遙起而橫奔兮欲不俟覽民尤以自鎮叶珍知結微情以危自止

敝詞欲上書自明兮矯以遺夫美人指君

蔣註

君方多怒故民動而見尤原身繫漢北心不忘君欲違命至郢以陳其志又見民之罹罪者多而知危自止但結情於辭舉以告君則此篇之所為作也

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

既有此他志叶黃昏為期註見離騷

蔣註

以下皆追序立朝時蒙讒被放之事也

僑矜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修嫻叶與予言而不信

兮蓋為予而造怒

蔣註

不信不以誠告也造作也始見君之怒不測及觀其待已常矜能以相炫飾偽以相欺與成言之意相背乃知其銜怒在已也史記懷王使屈平造憲令上官大夫心害其能因讒之曰平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蓋懷王矜名好勝故讒人得以深中其忌其於原口不言而忿日深其所以矜示者亦因疑原之自伐而與之相競耳

願承問而自察願君自察其非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冀進

兮心怛傷之憺憺叶膽恐懼貌為盡憂讒畏譏神理

茲歷瀝情以陳辭兮蓀佯蕳而不聞固切人之不媚直切

兮眾果以我為患叶胡門反

蔣註

言欲及君之暇以自明而始則心懼而不敢言繼則欲言而心益懼及其言也君方置若罔聞而眾已慮其傷已此其所以斥之於

初吾所陳之耿著兮

昔日所陳

豈至今其庸亡

同忘

何獨樂斯

之蹇蹇

今日所陳

兮願蓀美之可完

叶胡光反願君之美德完粹也

望三

皇帝

以為像

模範

兮指彭咸以為儀

法式

夫何極而

不至兮故遠聞而難虧

蔣註

望君以三五為模自矢以彭咸為法君能希聖臣能竭忠以相砥於其極也

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

實而有獲

東訂

承上而申明之不由外來德行所以難虧不可虛作聲聞所以遠播報者報其施是不可虛作也獲者獲其實是不由外來也

少歌

樂之閒歌

曰與美人抽思兮并日夜而無正

說文正守一不止無正者無止也

也 憍吾以其美好兮敖朕辭而不聽

蔣註

少歌小歌也點出抽思以結首章鬱鬱憂思之意見心中時釋其思而不能釋也

倡曰有鳥

原自喻

自南兮來集漢北

今鄖襄地

好姱佳麗兮

獨處此異域既憚獨而不羣兮又無良媒在其側道卓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

北姑之山

而流涕兮臨

流水而太息

漢江之水

箋 倡者更端再歌之詞以暢發其未盡之意也

望孟夏之短夜兮

章首言秋風此云孟夏蓋追序之詞

何晦明之若歲秋夜惟方長

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

言一閉眼便到郢都

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

言郢都分明在望只在月星之下耳願徑

逝而不得兮

一夕九逝實未嘗至故曰願徑逝而不得也

魂識路之營營

沈約曰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

思此怪魂之類於往來也

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通

兮尚不知余之從容

殺身成仁易從容中道難自明不變其所守也

箋

已上補出被放漢北明抽思之故以變少歌之節為倡曰之辭

聽直

藉夢中之月星以導夢中之路程月星既皆是幻山河亦並非真空有識路之營營而已如斯而以為識路魂亦過於自信其直矣此若呼而怪之之詞曰何靈魂之信情直行而迫欲歸郢也當此入我異心良媒中絕正使得歸當復何用余從容聽之久矣魂尚未之知耶蓋嬉笑之言甚於痛哭矣

將註

亂日長瀨湍流沂江潭

叶

兮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

不得

還郢聊為自解之辭

釋註

漢水南通江夏涉漢沂江則達郢矣然君不反已則今之南行豈真至郢哉姑以快其南歸之思耳

九章 抽思

軫石

江心磯石

歲嵬

猶嗟

蹇吾願

叶

今超回

志度行

隱進

兮

箋

蹇吾願者江險難行也於是捨舟從陸超回者繞道入山又苦山路迂僻不識徑道以意度之隱進則更路迷而不得進也總以見其欲歸不得之意

低回夷猶宿北姑兮

箋

至此欲進不得姑就北姑而宿應上所謂望北山而流涕也

煩冤瞽容實沛徂兮

箋

正欲快意南行不料為水陸所阻使我不得沛然如漢水之南流也

愁嘆苦神靈遙思兮

箋

旅夜無眠又將入夢靈字即指夢中之魂言與上文兩魂字相應

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兮

三言媒字不無注意於作合之人

道思作頌

抽思也

聊

以自救

解

兮憂心不遂斯言誰告

叶

兮

箋

少歌之詞畧言之也倡曰之詞放言之也亂曰之詞聊以言之也此在九章中為另一體也三疊之意皆形容抽字義也

思美人

蔣註

承前抽思立說然抽思始欲陳詞美人終曰斯言誰告此篇始言舒情莫達終欲以死諫君然湘淵之沈乃在頃襄十數年後蓋為彭咸非徒以其死以其諫耳誓死以諫君諫而用則可以無死不用而尚可諫猶弗死也至於萬不可諫而後以死為諫此造思不忘之旨

思美人兮擘拭涕而竚聆注目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

而詒

箋

此因漢北有放回之命而先言媒絕路阻者懼到郢無薦達之人故先欲結言以諫美人也

蹇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既陷於罪又滯於罰故冤不能明申旦以舒中

情兮志沈菀而莫達

聽直

寃悲日煩今朝明日日皆然欲舒以發之而陷者更益之沈也煩者更益之菀也

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

不為將命也

因歸鳥而致辭

兮羌迅高而難當

歸鴻冥冥飛而難值水上媒絕路阻來

洗髓

浮雲喻楚之遊宦漢北者畏令尹子蘭之威而不取歸鳥喻貴倖有事歸報朝廷者皆急行而不顧

高辛之靈晟兮遭元鳥而致詔

叶去

欲變節以從俗兮媿

易初而屈志

評註

因上歸鳥難當而上感高辛之事仍從媒字遞下言求意外遇合必須變節而從俗也

聽直

元鳥生商精神足以感格不能追古則當從俗而又重自愧也使易志而可為猶且志屈堪羞况變易之不可為乎

獨歷年而離愍兮羌馮心猶未化

可

寧隱閔而壽考

猶終

也 今何變易之可為

緊承上變節言

聽直

離愍馮心吾願也隱愍壽考吾寧也不發者不復望其發不達者不復冀其達也馮心未化者前年之悶尚不得消遞年之悶又已積也

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

此異路

與俗殊異之路

將註

知前轍句十一字一氣讀蓋以未改此度明前轍所以不遂也故後狐疑語與此遙應曰今欲廣遂前畫則我尚未改此度也前固

以此不遂矣豈獨能遂如今乎呼應極靈

勒騏驥而更駕兮造父為我操之遷延遠循次趙起而也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時

箋 此因媒絕路阻言又難結而詒故欲另選美驥更延良御以求追蹤靈辰冀與美人必合且囑其緩轡勿迫者恐覲面失之皆為思字描寫

指嚳冢由嚳冢發軔之西隈兮與曛黃以為期即黃昏以為期之意

箋 已上皆束裝未發而設言其如此也

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

箋 江夏在漢北之南去郢為近娛憂則隨地遣懷耳

擊大薄林之芳茝兮寒長洲之宿莽叶此未與美人期會先為自獻之計惜

吾不及古人謂生不並世兮吾誰與玩此芳草叶古反

箋 古人指高辛此悼己之靈辰不及古人雖有孤芳祇堪自賞恨無美人之與玩也

解篇蓴蓴荷也舊訛薄與雜菜皆不芳之草兮備以為交佩佩此又佩彼故曰交佩佩

繽紛以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見不可變節從俗之故

箋 篇蓴四語承誰與玩此芳草言篇菜皆不芳之品而世人偏愛之且交相佩之以為美不知適佩之而遽已萎絕離異矣比下南人變態言

吾且儻徊徘徊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叶如蘭之委美從俗椒之專佞慢憎是也

箋 儻何娛憂不欲遽進而自為忖度之詞觀南人變態嫌其變節從俗亦如蕭榮之不耐久也

竊快在其中心兮揚厥馮而不埃此為蕙莽快也馨香滿蘊於中不埃他求而自然發揚於外矣

芳與澤芳非澤則易枯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叶尺遂反

紛郁郁其遠烝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

蔽而聞章

箋 情與質指所玩之芳言信可保者不致萎絕而離異矣滿內則聞不擇地外揚則烝不限遠此固自信其美矣竊恐不能邀美人之盼賞依然

抱媒絕路阻之憾也

令薜荔以為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以為媒兮憚

褰裳而濡足

箋 薜荔喻貴戚芙蓉喻權倖自信內美既足終耻枉道以干人也

登高承緣吾不說悅兮入下承濡吾不能叶固朕形之

不服兮疎敖之性又不慣營緣然容與而狐疑欲進不能退又不可所以持兩端而不決也

廣遂前畫前轍此承上而轉計之詞兮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罷

兮歸咎於命自嘆不能有所為也願及緊承將罷翻進一層白日之未暮也自顧時尚可為欲以死諫也獨

熒熒而南行指遵江夏言兮思彭咸之故也以思字起以思字結

蔣註 容與狐疑以下盡翻前案跌出彭咸章法絕奇二也字作狐疑口吻其中又有賓主在

思美人

五

九章 涉江 離騷 天問 招魂 招隱 大招 卜居 漁父

涉江

箋 三閭無辜被放南夷可謂冤之極矣在他人開首必先發出許多牢騷鬱邑不平語此偏寫得奇怪怪令人莫測其立言之妙蓋由其才之高識之大志行之潔故出筆都無烟火氣

蔣註

涉江哀郢皆頃襄時放於江南所作然哀郢發郢而至陵陽皆自西徂東涉江從鄂渚入激浦乃自東北往西南當在既放陵陽之後舊解合之誤矣

余幼好此奇服兮 奇服先王之法服 喻志行之不羣也
年既老而不衰帶長

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 一起便見不凡

被明月兮 夜光珠
珮寶璐世溷濁莫余知兮 此專指楚言
吾方高

駢而不顧志則高矣美矣其受病亦正坐此 駕青蚪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

兮瑤之圃叶鋪

與重華遊則胸中只有唐虞何論夏商以後

登崑崙兮食玉英叶喻所處之高所養之正 吾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

兮齊光

此直欲希踪到聖人地位可以參天地贊化育矣原胸襟抱負之大彼楚人近在國中尚不能知何況遠夷又烏足以知之耶痛年老投荒不知何日得返首坵故於臨行時不惜盡情吐訴一番為下文哀南夷句作勢

哀南夷

指辰陽苗夷

之莫吾知兮

此臨行夜中忖度語也已伏下具有行將往告之意矣

旦子濟

乎江湘

一旦字見被罪出於意外頃刻便行不能稍容竚足矣



濟江湘者原自陵陽至辰澂必濟大江而歷洞庭也按湘水為洞庭正流濟洞庭即濟湘也鄂渚今武昌府濟江而西道經武昌其

自陵陽可知

乘鄂渚而反顧兮

君門萬里不堪回首

欵音哀秋冬之緒風

緒餘也征途適屆秋冬之交

步予馬兮山臯邸子車兮方林

一幅秋山行旅圖

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而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

隱然

有故都之戀 淹回水而凝滯



此又一幅清江泛棹圖也一葉孤帆沙汀夜泊淹回難進能不令遷客魂銷於江上耶

涉江

七

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

此已入苗境

苟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

其何傷

自解之辭

入激浦余儻何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

猿狖之所居

箋

辰州志激浦在辰州萬山中雲雨之氣皆山嵐烟瘴所結非人所居此時原已至激浦尚未定安置之處故云不知所如

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

霏霏而承宇

此正破放之所

辭

前高馳者今愈馳愈卑矣前不顧者今不得不屢顧矣前與重華遊者今與猿狖侶矣前與天地同壽日月同光者今入山林雨雪

中併不知有天地日月矣字字與前互映

哀吾生之無樂兮

前哀南夷至此不能不自哀矣

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

心以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

箋

此獨坐空山自怨自艾之辭蓋亦自悔其立志太高絕人太甚暗中遭人妬忌以致今日有南夷之放也此時即悔亦無益何況不能悔乎故

曰固將愁

苦而終窮

接輿髡首兮桑扈羸行

二子一被髮佯狂一不衣冠而處此所謂賢不必以也

忠不必用

兮

下指伍子比干

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

箋

未引四子正見天道不可必人事不可量迴想從前許多抱負將欲致君堯舜與日月爭光者今皆付之於愁苦終窮而已矣豈非一夢

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

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

謂既蔽於懷王之世
又錮於頃襄之朝

箋

如置身在激浦山
中聽哀猿夜叫也

蔣註

董道不豫猶之高駝而不顧也重昏終身則與天地日月似不能
比壽齊光矣然所負如彼所遇如此此亦忠臣志士所莫可如何
者矣以感
慨作收

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露申

露申

葉也蔣註瑞香一名
露甲申或甲字之譌

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

陰陽易位

後宮女
子執政

時不當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

遙應

篇首且子濟

乎江湘句

箋

此亂曰非結通章之文蓋慮南夷莫我知且不知我去位之故故設為
此詞以告之耳按南夷去郢都遠燕雀巢堂陰陽易位彼邊氓烏得以
知之此正屈子所急欲自白者故不憚疊疊敘述忽乎二字有連自己
亦不知所以被放之故意在昭明取此八選獨刪去亂曰一段使屈子
之文有首無尾是不知此乃專
為哀南夷莫吾知句而設也

蔣註

惜往日云願陳情以自行兮得罪過之不意或者九年不復之後
復以陳詞櫻怒而再謫辰陽故其詞彌激歟篇中曰將濟曰將行
又曰將愁苦而終窮將重昏
而終身蓋未行時所作也

哀郢

辭鏡

屈子被放九年料不能復歸郢都故有是作不曰思郢而曰哀郢者頃襄初立子蘭為令尹上官大夫等獻媚固寵妬賢害國較之懷王之世尤甚當初放時已見百姓震遷離散不知此九年更作何狀恐天不純命實有可哀者若夫已之思返不得返猶在第二義也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

不純命即天命靡常之意震愆動輒得罪也不便言君故歸之

於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

紀

而東遷

秦兵西來故民急東遷

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

痛已亦隨流民之亡於道路

出國門而

軫懷兮甲之鼉

紀

吾以行

叶

發郢都而去閭兮怊荒忽其焉極楫空同揚以容與兮

循夏水東行哀見君而不再得

望長楸故園喬木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

兮舟路曲有西向者顧龍門而不見楚都南關二門一名龍門一名修門

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蹠踐順風波而流從兮

焉洋洋而為客李賀曰洋洋為客一語倍覺黯然

凌陽侯之汜濫兮伏羲臣凌陽國侯波神也忽翱翔之焉薄順風而行若鳥之飛心

絃結而不解兮思蹇產同蹇嵯山屈曲貌而不釋叶

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叶去終古之所居兮

今逍遙而來東

蔣註洞庭入江之口今岳州巴陵縣上下謂左右東向西向俱以南方為上今自荆達岳東向而行洞庭在其南故以洞庭為上而江為

下也

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返背夏浦而西思兮哀

點哀字故都之日遠

蔣註夏水東徑沔陽入漢兼流至武昌而會於江謂之夏口昔夏浦則過夏口而東逾鄂渚至興國道壽陽則大墳約畧可睹

登大墳大墳在陵陽境水中高者曰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蘇注舒字根上不解不釋來謂

曠觀可以散懷且舒途次之憂而不知適以增哀與悲也

哀州土

指陵陽言

之平樂兮

先王之善政猶存

悲

江介之遺風

叶乎金反故家之遺風如故哀悲者謂祖宗舊封其子孫將不能守也

當陵陽之焉至今

此追述未至時

淼南渡之焉如

陵陽在池州青陽縣渡江南而南淼然無際者廬

江也古陵陽境距大江百里而遙南渡者謂出江至陵陽也

會不知夏之為邱兮孰兩東門之

可燕

焦竑曰六朝如夢鳥空啼不如此二語慘絕

箋

此在陵陽追念昔日郢都荒亂曾慮及陵陽邊氓不知作何等顛沛也及登大墳淼淼南望乃不料其遺風如故烽火無驚會若不知有郢都之荒亂者今事歷九年又豈知郢都陵谷之變遷夏水化而為邱東門全然榛莽耶蓋楚恃方城漢水之險不料為秦兵填塞夏首使漢水不得通流險失所據以致兩東門車馬喧闐之地人烟湊集之所一旦皆蕩而為榛莽矣此銅駝荆棘之悲故數百年後魂猶行吟此二語於江

也上

外傳

晉咸安中有吳人顏珏者泊汨羅夜深月明聞有人行吟日會不知夏之為邱兮孰兩東門之可燕珏異之前日汝三閭大夫耶忽不見其所之

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愁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

與夏之不可涉

王遠曰

此言哀思日以深故國日以遠悽然有國破山河在之感詩云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與此一副神理

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不開兮蹇

侘僚而含戚

叶促

王遠曰

言我忽然去國已是異事不信至今九年猶不復也從九年後追憶前九年中惟以悲慘過日忽不覺如此其久也

補註

原初被放在懷王十六年至十八年後召用之有使齊之行三十年有會武關之諫項襄王立復放原九年不復固當在項襄世也

外承歡之汨約兮謀

誠

荏弱而難持

小人身飾媚態以承君歡內若荏弱難持使人視以

為柔軟而不知笑中有刀活畫出小人情狀

忠湛湛而願進兮妬被

此

離而鄣之

箋

此追朔從前在郢都時被小人嫉妒之害與非罪棄逐之冤也

彼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

汀

衆讒人之嫉妬兮

被以不慈之偽名

箋

極言其巧言如簧雖以堯舜之高明薄天猶謂其不傳子而傳賢被以不慈偽名况其下者乎

憎愠愉

忠悃貌

之修美兮好夫人之忼慨衆踳踳而日進

兮美超遠而踳邁

聽直

小人安有忼慨意氣當其得君時侈口而談論天下事無非一忼慨之情狀而在君子則必沈吟籌度輕若不吐諸口遂反以君子為嫵媚可憎小人為爽直可喜於是小人日益進君子日益遠矣

亂曰曼

引

余日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返故鄉

兮

思舊巢也 狐死必首邱

叶

信非吾臯而棄逐兮何日夜而

忘之

結出哀字正意

悲回風

發明

九章難讀而悲回風尤難讀朱子猶嫌其顛到重複蓋未悉此文乃傷懷王入秦不返欲以身殉而自明其志也且首自悲回風起至詩之所明乃其賦序舊語亦未截斷自席從容以下皆託言夢境登石巒以下心不忘郢仍屬魂遊自傾寤以下盡言死後魂在波中漂蕩之苦至若悲霜雪之俱下聽潮聲之相擊則又慘不可讀矣末則不悲自己反悲申徒之任石恐己空死無益亦猶申徒之抗迹也篇中三引彭咸各有取義故不嫌其複也按史稱懷王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入城遺書與楚會武關結盟昭睢諫無往王稚子子蘭勸王行秦詐令一將軍號為秦王伏兵武關侯懷王至閉之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不與亢禮要其割巫黔中郡懷王怒不許因留秦時太子橫質於齊未歸人心惶惶屈子以疏放之臣當此敗亡之際為人臣子者雖極疏遠能寂無一言以弔其君乎歷來注家從未發明此義故附會白出不得不掃除羣言另標新義

悲一篇回風

秋氣回邪賊人故曰回風秦正在西於時為秋喻秦詐楚

之搖蕙兮

以蕙喻懷猶稱荃蓀也心

冤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

國破君亡苟有人心能不同聲一哭

聲有隱而先

倡

箋

武關之入昭雎諫不聽是時楚必有先知秦之謀者人言嘖嘖無如楚懷不聞何

夫何彭咸之造思兮

此以彭咸喻已造思者作悲回風也

暨志介

因而不忘欲使

人讀其文而悲其志也

萬變其情豈可益

掩

兮孰虛偽之可長

箋

楚懷被脅朝章臺如藩臣不與亢禮辱國已甚而羣奸猶諱其事虛偽其詞不曰拘而曰雷是欲蓋彌彰何能長掩耶

鳥獸鳴以號羣兮

隨從入關士卒同被拘雷父不能不號其子妻不能不號其夫

草苴

音鮮生曰草枯曰苴比

而不芳

狀羣奸之倉皇失魄也

魚茸鱗以自別兮

士大夫有避嫌疑而諉罪者

蛟龍隱其

文章

賢人有懼既而去位者

箋

已上皆實指當時情事而不敢直言者恐暴君過特隱約其詞故後文一則曰獨隱伏而思慮再則曰孰能思而不隱兮皆著明此義也

故茶薺不同晦兮蘭茝幽而獨芳

茶若薺甘其味殊蘭茝之幽不與草苴為伍其芳獨此原自喻

惟佳人

變彭咸稱佳人直以已自任矣

之永都兮更統世而自貶

叶荒易世相感不改其節

眇遠志

發家遠志即自貶之志

之所及兮

眇其一目而仰視之以定其高下之所及

憐浮雲之相

羊介眇志之所惑兮

恐已志不明為人所疑

竊賦詩之所明

叶已上悲回風賦

序

箋 眇我志之所及者欲及彭咸也憐浮雲之相羊者君亡無主如浮雲之無依也竊賦者即此篇也

正誤 舊註序文不分故人誤謂文多重復佳人王逸謬謂懷襄王賦詩將驥誤認爲賦離騷抽思思美人三篇可爲噴飯

惟佳人喻之獨懷懷懷兮折芳椒以自處會歔歔之嗟

嗟兮獨隱伏而思慮玩兩獨字則知當時臣民慟心而思懷王者惟屈子一人而已

箋 重提佳人所謂更統世以自貶也折芳椒以自處者痛孤芳無用力之地獨隱伏思慮者恨身不能奮飛入秦而返楚懷之駕也

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

此哀而不去

寤由思入夢 御案似夢非 夢而若有見謂之寤夢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恃有

夢以爲道 遙計也傷太息之愍歎兮氣於邑而不可止及醒固不能道 遙而入秦也

糺絞思心以爲纒佩帶兮編結愁苦以爲膺絡胸折若木以

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

箋 此因於邑不寐急欲入秦不得於是復思入夢特恐愁思纍纍百重難行故欲糺之以爲纒編之以爲膺以便於束縛佩帶而行也折若木以蔽光者慮陽光射目欲變晝爲夜一任神魂隨風飄送以遂其迫欲見王之心也

存髮髯而不見兮存髮髯者隱若秦關在望 矣不見者不見懷王也心踊躍其若湯急欲

關到撫珮衽以案志兮此已入 秦境矣超惘惘而遂行叶 惘惘者有茫 然不知其所之之 意

歲習習其若頽兮皆亦冉冉而將至蘋蘩稿而節離兮
芳已歇而不比叶去

箋 此夢醒而悼時光之迅速也纔見秋風搖蕙聯已節離草枯悵魂夢依然我固未嘗入秦也

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叶雷不以思之渺茫為懲而反以為憐者欲證返懷之言明知其不能而必欲證之者不肯作聊且之詞也
寧溘死而流亡兮謂寧死於秦關道路不忍此

心之長愁

箋 總為後文登石巒上高巖作勢不肯以前之一夢而止此則必欲神魂親至其地目覩懷王無恙始得紓我之愁而解我之鬱也

孤子唵而太息兮放子出而不還叶魂二語證此言之不可聊也孰能思而

不隱兮昭彭咸之所聞

箋 懷王雷秦事多不便明言故總託諸隱語以自寫其愛思也昭彭咸所聞欲以自明其志也

箋 所以然者秦關不返孤臣有故主之悲南土投荒放子無還家之日此固交痛而不能已者

登石巒以遠望兮先寫望郢路眇眇之默默路既眇眇入國時復昏黑入都也

景響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可得大有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意

箋 此魂又入夢景響無應嘆國中之無人也聞是欲聞圖議國事省是省問在秦消息想是思想從前信任之專不可得三字起下

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解心鞿羈而不開兮氣
繚轉而自締

箋 此望見郢都城內形象光景敗壞如此能不令人氣轉鬱而心轉戚耶

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芒芒之無儀

此寫望秦也秋風悽慘秋色蕭條莽莽平原未知何處是吾君

栖依之所言念及此寧不令孤臣淚落連珠子哉

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為

箋

前眇眇歎郢路之遙遠也此眇眇嘆懷王之孤魂羈於秦也芒芒無儀不見其形影也聲隱有感兩魂異地相望恍聞悲哭之聲也物純不可為者前懷王因誤信子蘭奈何絕秦歡一派媚秦軟語迎合秦昭卒致被雷故痛斥其純而不可為深有恨於此也

邈漫漫之不可量兮縹緲緲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悲

點悲字醒題

兮翩冥冥之不可娛凌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

所居

此悲已之神魂茫茫飄泊於黑雲霧雨之中不知秦關何在楚塞何存與其生而魂遊不若早從地下之為妙也

箋

凌歷也流者隨波而漂也漫漫綿綿者此恨無期也翩冥冥者託足無所也凌大波而流風者此直欲以身殉矣從石巒以下連用十疊字一氣奔注至彭咸為歸宿之地不曰死而曰託者蓋未寤彭咸而先為擬託之詞

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顛據青冥而攄虹兮遂

儻忽而捫天

箋

此設言死後之神遊也上高巖之峭岸者嘆塵海茫茫此愁何日得紓不若上登高巖始為汗漫之遊以求弭悲之術據青冥攄虹蜺而捫青天極其遊之所至不但思可以無庸紉愁可以毋庸編而哀亦可以掩而去矣

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雰雰依風穴

在崑崙北門

以自息

兮忽傾

同頃

寤以嬋媛

彭咸來矣

吸湛露漱凝霜如得一服清凉散將平昔心中所謂如焦如焚者悉化為烏有矣且更喜依風穴以自息不受回風之賊內患既除外侮不侵正在自幸不覺嬋媛早已在寤不日彭咸而日嬋媛者寫將入水時隱隱約約若見神見鬼神情活現

馮馮軾之馮

崑崙以激霧兮隱隱几**岐山以清江**叶**憚涌湍**

之磴磴磴磴水激石聲

兮聽波聲之洶洶形容初入水時神魂猶慄慄懼也

經

以下寫魂在波中與彭咸遊也按江亦發源於崑崙馮崑崙者溯其源隱岷山者窮其委

紛紛容容之無經兮水之潛窟洞出沒滑濇滴也

罔茫茫之無紀水之布濩汗漫漉沆洋溢也

軋洋洋之無從兮水之流湍投激紛汨軋軋也

馳委移之焉止水之長輪遠逝膠淚減汨也

箋

此悲尸在水中隨波漂泊無所定止四語形容入化與張平子南都賦語適合

漂翻翻其上下兮翼比翼也

遙遙其左右叶**汜滴滴其前**

後兮伴張弛之信期叶起又連用八疊字與前相應字字工煉

箋

此悲同沒於水者漂者水上之尸翼者水中之鬼祀者騎鯨之夜叉水怪也張者潮之來弛者汐之去伴者則鬼與鬼怪與怪互相結伴而隨潮汐之往來也已上描寫波之混漾簸蕩處大有海水羣飛驚濤夜湧之勢又若有無數冤魂在於上下左右前後呼嘯啼泣凄凄切切猶聞索命之聲山鬼而外復見斯篇恍若魍魎滿紙真神於說鬼

觀炎氣之相仍此悲尸在淵久歷四時而如生也

兮窺煙雲**液**雨**之所積悲**

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見耳目所觸無非悽慘相擊二字不忍卒讀

借光日光景月光

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中山經苦山有木名黃棘黃花圓葉其實如蘭

故取為策馬之鞭

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心調度而弗

去兮刻著志

回應

之無適

時刻調度於心而弗去

箋

往來施策見死後精靈不沒求介子之所存者欲生保懷王歸國如晉文故事見伯夷之放迹者設楚不幸國滅於秦必效伯夷不食而死也

正誤草木疏

借光景以往來猶離騷經聊假日以愉樂逸注作神光電景非是

亂

日 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逖逖

憂懼

箋

言吾往昔所冀者君如堯舜臣盡臯夔不料懷王卒死於秦使我竟成虛願今襄雖繼立不能步武前王恐危亡將至能不為之逖逖耶

正誤

曰者亂詞也註家均連上文作屈子自己解說之詞誤也

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

結上

申徒

申徒狄諫紂不聽

之抗跡驟諫君而不聽兮任

負

重石之何益心絀結而不解兮思

結思

蹇產而不釋

箋

前求介子見伯夷者指死後言也此從子胥悲申徒者指生前言也思蹇產不釋是仍望於項襄之繼立故不忍違自引決也

洗髓

言吾策馬西征求介推於綿上不若乘舟東濟覓子胥於海中從之自適乃還望大河申徒之抗迹猶存不覺怒然心悲當年任石

無救殷亡今日懷沙曷裨楚敗摠虹捫天殆冥途夢境清江激霧非事勢能為惟有尋同調之古人弔孤忠於方外而絀結之心與蹇產之思終古莫釋空作遊魂於江上已耳

惜往日之曾信兮 受命詔以昭時 明法度之嫌疑 猶弗治

惜往日

箋 通篇惜字三見讒字六見貞臣字三見靡字四見蓋慟哭陳情之辭將平昔一片忠肝義膽生既不能見白於君故於臨淵致命時不得有此番慟哭也哀音血淚一字一泣

惜往日之曾信兮 指為左徒時 受命詔以昭時 奉命造憲令未昭者為之申明已昭者益從而

廣之 奉先功 先君功烈 以照下兮 照臨下土 明法度之嫌疑

箋 法度即五刑糾萬民之法八辟麗邦法之度嫌疑則罪疑惟輕功疑惟重之類

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 喻自 而日娛 日娛者君無猜下之嫌朝無貝錦之妻故得日娛以

也 樂 秘密事之載心 藏諸心也 兮雖過失 錯 猶弗治 叶平寬宥也

箋 已上述懷之寵
遇於己獨厚

心純麗而不泄兮

不敢以機密
妄泄與人

遭讒人而嫉之

即指草創憲令屬
稟未定上官大夫

欲奪之而不與遂以
自伐其功而讒之也

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激

省察也

其然否

叶悲此中之虛實然否清激立見無
如含怒在先一切不為之省察矣

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

見君本聰明奈為虛
惑誤欺四者所蔽

集註

虛空言也惑誤疑而誤之也然猶畏之
也至於欺則公肆誣罔而無所憚矣

弗參驗以考實兮

不以讒言參互考
驗而遽信以為實

遠遷臣而弗思

信讒諛之溷濁兮賊氣志而過之

賊氣志含怒也過督責之也見
前雖有過尚蒙弗治今則有意

督責之矣 何貞臣

與上貞
臣緊對

之無辜兮被讒謗而見尤

叶 慙光景

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備之

備受其幽隱
莫白之冤也

箋

已上兼懷襄兩世言自憤誠信不能如
光景之昭明於世故對之而生慙也

臨沅湘之元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沒身而絕名兮惜

靡

古瘞
字 君之不昭

箋

此痛幽隱不白對景生慙不若早起深淵然又竊恐沒身絕名而鄭袖
子蘭靳尚等蔽晦欺罔之處不得昭明於世故特著一靡字以明定其
罪如春秋趙盾書弑之例益深
恨若輩既靡其父又靡其子也

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為藪幽

藪荒澤也言
與澤草同腐

焉舒情而抽

信兮

王明曰釋之而不窮者思也引之而如一者信也故曰抽信

恬死亡而不聊

叶君既弗察宜安於死不苟且以

虛生獨鄣壅

承無度句

而蔽隱兮

承藪幽句

使貞臣而無由

無路自達也

箋 此述頃襄之放已也

聞百里之為虜兮伊尹烹於庖厨

叶稠

呂望屠於朝歌兮

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

叶周

人君能察故

貞臣得用

吳信讒而弗味兮

巧言孔甘毒藥苦口

子胥死而後憂

越滅吳夫差臨死始言無面目見員

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為之禁兮

報大德之優游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

叶久故親身對

往日會信言

箋 已上援古以自慨也

蔣註

介子立枯數語乃通身著意處故於文之加禮子推壘壘述之蓋忍死而惓惓有望也

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訑

音訑詐欺也

謾而不疑

欺君罔上者反用之不疑

弗省察

而按實兮聽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

別之

此概論古今暗主

九章 惜往日

三

何芳草之蚤歿兮微霜降而下戒叶肅微霜下戒正諒不聰
明而蔽靡兮使讒諛而日得惟芳之早歿也

鑿

此自傷身之被放皆因君受小人靡蔽以致不聰不明諒不聰明者是諒其聰本不明故使小人日益自得也此推原之辭

自前世

指懷王時

之嫉賢兮謂蕙若

杜若

其不可佩

叶

妒佳冶

之芬芳兮慕母姣而自好

叶

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妒

入以自代

叶

鑿

嫫母何可代西施以讒人之口則西施絕不如嫫母之好蓋小人不知己之不堪而欲逞材以專寵也推原其病根自懷王時已然又何怪乎

今之人

願陳情以自行兮得臯過之不意情寬真情寬見之日明

兮如列宿之錯置

錯置倒置也言我之情寬如列宿倒置在天人人明白奈自懷至襄屢訴而屢獲罪何也

乘騏驥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乘汜汭同杼小以下流

兮無舟楫而自備背法度而心治師心

為治

兮辟與此其無

異

鑿

此深痛懷襄兩朝用人治國之不當所以必敗也雖有騏驥無轡銜則泛駕雖有杼筏亦必有舟楫方穩備以喻治國不由法度而師心為治國必亂况當此敗亡之際尤當由法度行繳上明法度為前後關鍵

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不畢辭而赴淵兮惜

靡君之不識

仍以靡君作結

箋 禍殃有再為頃襄懼也當懷王受欺於秦武關之入卒死於秦頃襄嗣位忘不共之讐輒與結姻和好史稱七年迎婦於秦十四年又與秦昭會宛和親夫秦素稱虎狼之國豈可信其欺詐耶三閭自痛身放南荒不得與聞國政眼見頃襄不鑒前車必蹈其覆故曰恐禍殃之有再也然迎婦會宛和親之舉自必又出於子蘭靳尚諸奸計方以為迎合秦人乃息兵妙策而不知其非也靡君不識正痛恨此等庸愚妄參廟謨不識秦人用詐之計覆亡之禍應在指日故不辭而赴淵也

聽直

不識與不昭對峙通篇只兩段惜往日之會信至惜君之不昭為一段君無度而弗察至靡君之不識為一段

蔣誌

按原之死大約在頃襄十五六年間史稱襄二十一年秦拔郢郢取洞庭五湖江南沅湘元淵皆為秦有禍殃有再之言不旋踵驗矣

懷沙

箋 史公列傳漁父之後即繼以懷沙曰於是懷石自沈汨羅則此篇當是絕筆之文又按外傳稱原晚益憤懣披蓁茹草混同鳥獸不交世務採柏實和桂膏歌遠遊之章託遊仙以自適王逸遂之於五月五日遂赴清冷之水其神遊於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祀為水仙

陶陶

從更記他本

孟夏兮草木莽莽

傷懷永哀

聲淚俱盡

兮汨

徂南土

箋 孟夏時猶清和草木莽莽此猶淵明所謂盛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疎之意悼其被放南土無廬可託勢不能再覩顏以偷生也南土指往長沙汨羅言已之死所也

眴

音瞬眴眩也

兮窈窕

從更記一作杳杳

孔靜幽墨

一作默

寃結紆

屈軫痛

兮離愍而長鞠窮

箋 此臨淵而嘆其水之深與水之色黝然而幽也蓋水至深則色必黑無風則波平而孔靜矣鞠兮二字妙絕眼視泪水深黑處即投死之所有不忍視不能再視之意故目為之眩而神為之昏也

聽直 响兮杳杳者有目數視而不得其所見之處失意失神見日月皆若無光顧山河盡成冥途也無象可觀之謂幽無聲可聞之謂默聲象交廢之謂孔靜如此景况竟入於鬼界矣是篇為畢命之詞易於用慘

撫循嚴情効嚴志兮俛訕以自抑列方以為園兮常度未替

箋 此因一生梗槩大節恐死去不明剩一息尚存盡情歷序一番似自撰行狀雷與千百世後人讀其文而悲之也更記獨載此賦道亦將有感

於斯文

易初變易本廸本於先人兮君子所鄙章畫志墨章明也畫如卦畫之

畫墨繩墨志念之不忘兮前圖未改已

內厚質正兮大人所賊美也巧倕垂舜之不斷兮孰察其揆共正

正

評註 言倕必斲而後知其巧喻已不見用無人知其才德也

元文黑幽處幽暗兮矇矓有眸子而無見謂之不章離婁微

睇兮瞽以為無明叶

箋 雜婁以視爲明微睇而無不見替以不見爲明而能以意揣之無所用其明以喻衆人能見有形而不能見無形也此承巧倖不斷以喻人不能察其所揆之正也

變白而爲黑兮倒上以爲下叶 鳳凰在笈兮雞鶩翔舞

箋 此甚形其筮言譬說能變白爲黑倒上爲下不僅不察不見而已也鳳凰雞鶩喻君子被困小人得志皆由其黑白不分致令冠履倒置也

同糝玉石兮一概而相量叶平恨懷王爲羣小所惑也 惟黨人之鄙固兮

羗不知余之所臧

箋 獨提黨人者不敢直言怨君故借黨人之鄙固以痛君之不能見量於己此微詞也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所示

箋 此追悼爲左徒時遇讒被疎既未得克展其才而放廢之後沈淪異地復未得竟其用也

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俊疑傑兮固庸態也此指黨人言

洗髓 詞愈憤而愈刻意愈慢而愈激即犬吠數語益見其不平之氣是必見恨於小人矣

文質疎內兮衆不知余之異采材樸委積儲蓄充足也 兮莫知

余之所有叶

箋 兩不知皆跟上文知字來文質材樸正是其所臧處

評註 文質疏內感德若愚也材樸委積實若虛也

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選昭 兮孰知卽以知字貫下

余之從容

箋

此又申言人所不知之故重仁襲義謹厚為豐八字乃屈子一生大學問大抱負豈當時人所能識緬維在昔惟重華乃原寤寐所仰止者惜又不能一選此外孰有知余之從容而中道者耶

古固有不並兮

不並世而生

豈知其故也

豈知我今日臨淵之故

湯禹久遠兮

邈不可慕也

聖帝往矣明王又不作吾其已夫之嘆

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愆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

願死後

傳世

洗髓

生莫與立惟是修其在我違則懲之不貳吾過忿則改之不憑吾怒抑制此心勉強為善雖遭憂愆初服不遷既無復顧望於人間

進路北次

向汨羅之路

今日昧昧其將暮

情景難堪

舒憂娛哀兮限

之以大故

願志獲成而有像為後世之表儀而已矣

箋

以懷石為舒憂以投淵為娛哀命盡於此天實限之夫何怨哉悽音慘慘至今猶聞帶上已上又似一篇自祭文亂日以下則自題墓志銘也

亂日浩浩沅湘分流汨兮

汨羅在長沙府湘陰縣沅出蜀郡至長沙湘出零陵亦至長沙

修路幽

蔽道遠忽兮

聽直

聽視沅湘之分流睠念來役之修路向之所謂幽僻而遙遠者今忽焉已至矣是江水逼人死地江聲告人以死期矣

懷質抱情獨無匹

叶平

兮

伯樂既沒驥焉程兮

無耦也

集註

聽直

懷抱獨知世無復相馬者矣付驥骨清流足矣將曰自沈之非正命耶

民生稟命各有所錯兮

壽夭窮通各有數定

定心廣志子何畏懼兮

箋

心定則仰不愧天志廣則俯不忤人畏懼頂篇首胸兮窈窕孔靜幽墨言謂水之深黑而可畏懼也

曾傷恒哀永嘆喟兮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

聽直

既無畏懼而又不能不歎傷者君國之恨地下逝魂所不能忘縱骨化形銷而此傷猶增此歎猶不也生前之傷歎莫之省死後之傷歎益莫之聞九泉迴隔又安能呼溷濁之人而寄聲相謂俾改故輒慰此逝魂乎

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為類兮

箋

末以死字反結知字知死不可讓則生亦無益何必欲求人之知也將前後數知字一筆掃卻而歸於死之一途固可以免邑犬之羣吠矣

聽直

世豈有可借死之人同心地下哉此非可讓之事願勿自愛其死而已縷陳死因明告後之君子倘後有死忠如我者吾將引之以為儔類庶地下不孤也從彭咸之遺則以此心質之前世也明告為類以此心待之後世也前望千載後望千載顧影子立足改眸穿悠悠當代竟何人哉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橘頌

箋 史記貨殖傳稱江陵千樹橘江陵與夔峽皆在漢水之南楚文王所都之南郢地昭王畏吳徙都於郢稱郢都今襄陽界後復歸於郢則原之頌橘似在郢都作也黃維章次橘頌於悲回風之前蔣驥次於懷沙之後余細玩其詞雖不能定其作於何時其曰受命不遷是言稟受天賦之命非被放之命也其曰嗟爾幼志年歲雖少明明自道蓋早年童冠時作也

辭鑑

一篇小小物贊說出許多大道理且以為有志有德可師可友而尊之以頌可為備極稱揚看來句句頌橘又句句不是頌橘但見原與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有鏡花水月之妙

后皇嘉樹橘徠服

謂天生嘉樹獨產南服也

兮受命不遷

橘喻淮成枳

生南國兮

深固難徙更壹志兮

深根固蒂喻其不遂於汚俗也

綠葉素榮紛其可喜

去叶

兮花葉喻
文藝

會枝剌棘喻廉

圓果喻實

搏同團

兮青黃

青實未熟
黃已熟時

雜糅文

章爛叶

兮文章燦爛喻德
之發於外者

精色內白類任道

叶徒切

兮精色內蘊類有道
者之行廉志潔也

紛緼

威貌宜修姱

而不醜兮

善於修飾純乎自
然不假人為也

箋文分前後兩截上截寫橘
之素其下截表橘之貞操

嗟爾勿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

申上受
命句

箋獨提勿志二字蓋追憶覽揆初度之
事也獨立不遷則重之以修能也

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
世獨立橫而不流兮

只知深固其本根而於身外固廓然
無所求於天地間也申上深固句

蘇同疎

箋既已無求於外自然與世目疎獨立者了然
不羣橫而不流者旁行之枝橫生而不撓也

閉心自慎終不過失

叶兮閉心屏去嗜欲自慎戒慎
恐懼以自盟其幽獨也

秉德無私

參天地兮

箋天下惟至誠可以參天地一橘之微何至頌言
若此此大夫自寫照欲與天地同垂不朽也

願歲并謝與長友

叶兮淑離不淫

不淫
其志

梗其有理兮

箋歲謝不凋則其貞可仰淑離不淫見其交之久而
能敬親之不暱遠之不疎梗然嘯強而有理也

橘頌

三

年歲雖少

應上

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為像

叶兮

箋

言橘之貞操亮節不但為我之友並可以為我之師與長何也蓋伯夷聖之清者我素所景仰欲寫伯夷之像不可得今若範橘之形可當伯夷之像而事之也

屈辭精義卷之四



屈辭精義卷之五

江都陳本禮箋訂

男逢衡校讀

九歌

發明

九歌皆楚俗巫覡歌舞祀神之樂曲周禮春官司巫掌巫之政令男曰覡女曰巫楚以巫祀神亦從周舊典特其詞句鄙俚故屈子另撰新曲然義多感諷後人不深求其故漫曰楚俗信鬼好祀而谷永又謂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邀福助却秦軍似皆妄擬之詞愚按九歌之樂有男巫歌者有女巫歌者有巫覡並舞而歌者有一巫倡而眾巫和者激楚揚阿聲音凄楚所以能動人而感神也鄭康成曰有歌者有哭者莫以悲哀感神靈也讀九歌者不可以不辨

東皇太一

舊註祠在楚東以配東帝

九歌東皇太一



箋

太乙北辰星名在天乙之南主使十六神而知風雨水旱兵革饑饉疾疫災害之事考治上下順行八宮理天理地理人其神最尊故楚俗祀神首先及之其曰東皇者太乙木神東方歲星之精故曰東皇

吉日

謂甲乙

兮辰

謂寅卯

良穆將愉兮上皇

東皇

撫長劍兮玉

珥璆鏘鳴兮琳琅

箋

詩穆穆文王穆字指上皇不貼主祭與巫言將愉者神將降而歆其祭祀也撫長劍則如見其形矣璆鏘鳴則如聞其聲矣首從神降序起不入迎神一詞末亦不我送神一語創格也

夢溪筆談

吉日辰良蓋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如杜子美詩云紅豆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皇枝韓退之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皆用此體

瑤席

神位

兮玉璫

同鎮壓席

盍將把

奉持也

兮瓊芳蕙肴蒸

同烝進也

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

洪邁曰二語乃當句對也

箋

此述陳設饗薦之豐潔也言竭誠致禮既以瑤為席而玉為璫矣則所將而致敬者何物耶瓊之芳也蕙之肴也桂之釀而椒之漿也筆以反

揚枹兮拊鼓疎緩節兮安歌

升歌

陳竽瑟

間歌

兮浩倡

此一巫倡而眾

巫和也

箋

歷舉聲歌之盛以娛神也浩者見歌者之衆等瑟之多也

靈

楚人號女巫為靈子

偃蹇兮姣服

不曰巫姣而曰服姣是其撰詞之雅

芳菲菲兮滿堂

此則

花香人香
一時並艷

五音紛紛繁會

樂之亂

君

東皇

欣欣兮樂康

與篇首愉字相應

箋

人謂離騷無艷語非通論也騷從三百來詩不云乎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又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皆風雅之極則以宋廣平之鐵石心腸梅花有賦以陶靖節之甘貧石隱猶賦閒情文人之筆何所不有况此章屈子之用意尤深蓋以姦巫之樂東皇喻鄭神之惑懷王也故前不著一語迎神後不著一語送神突然而起劃焉而住爰於九歌第一章中即隱寓此意以待千百後世明眼以一發其覆也王逸曰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以見已之冤結託之以風諫故其文義不同章句雜錯而廣其義焉讀者當於言外求之

何評

各章中大抵以神比君有望君心之一悟其妙處在不離不即之間若必指定何人何事失之遠矣

雲中君

箋

春秋元命包曰陰陽聚為雲雲師名屏翳封禪書晉巫祀五帝東君雲中司命

浴蘭湯兮沐芳

易通卦驗冬至陽雲出箕如樹木狀立春青陽雲出房如積水夏至少陰雲如水波華葦浴蘭沐芳者蓋狀雲氣如

花木之初出於水也

華采衣兮若英

叶通卦驗立秋濁雲出如赤繒史記齊雲如絳衣華采者狀色之如繒如絳若英如花也

靈君

連蜷兮既留

連蜷狀雲之連綿不斷既留者行將臨壇而享祭也

爛昭昭兮未央

謂光

華爛綬昭回於天也

箋

九歌靈字有指巫言者如上章靈偃蹇兮姱服是也有指神言者如此章及東君靈之來兮蔽日是也亦若經言美人可以比君亦可以自喻若如諸家泥說則屈子名靈均而稱君不可以名靈修矣且東皇章舊註既以靈字指神而下文君字又何所指耶

何評 從雲著想見縹緲之致一結亦是不忘君之意耳

寒將憺安也兮壽宮爾雅壽星角亢也角亢為東方之宿壽宮者謂雲神朝起於角亢之次而憺安於壽星之舍也與日

月兮齊光齊光者即卿雲爛兮紉纓纓兮日月光華且復旦兮之意龍駕兮帝服龍駕子華子雲龍屬故能以龍為駕

帝服形容雲之彩色如帝服之綸爛也荀子雲五彩成文葛洪曰雲五色為慶三色為喬聊翱遊兮周章周章怔營貌聊翱遊者謂其行

止不定又將營營他往也

靈皇皇兮既降焱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

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嚳嚳

箋 甫降倏舉此借雲以比懷王之狂惑也易曰雲行雨施夫雲之所以為靈者在乎膏我下土其澤之所霑望其沛冀一州而有餘被四海而無

窮也今乃空具此密雲之勢亦猶楚徒恃其有方城漢水之險而不能養兵息民惟務躡武襄陵之役圖得魏八邑信張儀約從伐秦絕齊貪得商於六百里地卒致被欺兵連禍結此屈子之所以有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嚳嚳之嘆也

Table with 10 columns, mostly blank.

湘君

箋 洞庭君山上有湘妃墓相傳為堯之二女舜南巡溺於湘江而神遊於
 洞庭之淵攷竹書帝舜即位三十年后育卒后育者娥皇也葬於涇娥
 皇無子女英生均舜崩後隨子封於商商有女英塚則岳之湘君湘夫
 人非堯女也明矣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注天帝之女
 羅長源曰此二女當為舜之第三妃癸比氏所生皆明燭光也按史記
 始皇問湘君何神其下對曰堯女舜妻則湘君湘夫人又相傳為堯女
 久矣非宵明燭光也讀屈子所賦殆湘水之神楚俗之所
 祀者然二篇亦皆自喻不得於其君之詞非真詠二妃也

君 湘君 不行兮夷猶蹇難行 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同兮宜

修 此指巫之容質既美又善修飾而能降神也 沛吾 主祭者自稱 乘兮桂舟 迎神之舟 令沅湘兮

無波使江水兮安流 恐其不來祝其無阻也

九次湘君

五

箋 開首便見是恍惚之詞中洲句下應接望夫君二語乃先插入美要眇四語橫空隔斷以見巫之姣舟之美主人祭祀之誠君之不行而夷猶者胡為耶既怪之又疑之使下文望字乃躍然而出章法之妙獨有千古

望夫君兮未來 叶黎王世貞曰日暮碧雲盡佳人殊未來本此 吹參差 參差洞簫舜樂 兮誰思 迎

不來見其吹簫不知其思誰也

箋 此迎神未至之辭

駕飛龍 湘君所駕 兮北征 適吾道兮洞庭 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於澧沅瀟

湘之淵此蓋設祭於洞庭 薜荔兮 舊訛拍舟子抹額 蕙綢 綌 兮蘭旌 此即前所乘之桂舟遙見神既駕龍北征恐其路過不及於是又裝點舟子加以橈旌命其鼓櫂速發而迎之也

望涔陽 涔陽浦在洞庭大江之間

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

箋 望者遙瞻潯陽雲氣蔽空似神之威靈刻刻早已飛揚江上矣

正誤 靈指神之威靈不指主祭者之精誠言王逸謂揚已精誠冀感寤懷王使還已謬說也

揚靈兮未極 極至也未極者神在望而不降也 女嬋媛 巫 兮為余太息橫流

涕兮潺湲隱思君兮惝側 猶惝側何評思君惝側一篇主意在此後文忠信正與此句映發

箋 已上皆鑿空幻想其實湘君何曾留何曾吹何曾駕飛龍而揚靈耶作者一肚皮幽憤無以發洩特假此自寫其縹緲之思以見求君之難耳其寫神之不測處真得鬼神之情狀矣

桂櫂兮蘭枻 音 斲冰兮積雪 欲追不及如斲冰於積雪中也 采薜荔兮水中

擧芙蓉兮木末

水中無薜荔木末無芙蓉喻求神之空往也

心不同兮媒

喻太息女巫

勞恩

不甚兮輕絕

辭鏡

此與湘夫人二章皆離騷求女之意媒勞二字即離騷媒拙之意求神自始至終不能一遇即離騷高邱無女閨中遠達之義

石瀨

喻

兮淺淺

叶

飛龍

喻

兮翩翩交不忠兮

何評畧

怨長

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

叶賢二字婉而多風

奚註

言石湍之水豈足容龍以比事神之禮薄而神不降也且興起下二句蓋交神之道不肫誠故怨長期神之心不信確故神亦告我以不閒此反身自責之詞也石瀨二句合上節是比中又比

鼉騁驚兮江臯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

下叶

箋

此追述前此迎神之誠敬也鳥次水周寫北渚幽潔而僻靜正享神祭祀之所君胡為不降空令人作綢繆想也

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

兮下女

六臣注下女喻賢臣一何註不敢質言君猶云下執事耳

箋

玦佩擬以贄見於湘君者捐玦江中遺佩澧浦猶恐誠不上達更采杜若以遺下女冀其鑒微忱而上達也

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上句失望之詞下句聊以自解也

箋

奈下女亦隨湘君去遠不及遺故曰時不可兮再得逍遙容與者悼湘君已往尚冀夫人之降臨姑少緩以待之也

正誤

羅願爾雅翼以湘君為神奇相死後之配夫人即二女按廣雅江神謂之奇相蜀檣杙奇相震蒙氏女竊黃帝元珠泛江而死為神

九次湘君

則奇相亦女子也焉得為湘君之配此荒誕之說也

玉塵

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猶河洛之有慮妃也此之為靈與天帝並矣安得謂之堯女且既謂之堯女安得總云湘君哉何以改之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明二妃生不從征死不從葬義可知矣即令從之二妃靈達鑒通無方尚能以鳥工龍裳救井廩之難豈尚不能自免於風波而有沉淪之患乎假復如此傳曰生為上公死為貴神禮五嶽視三公四賈視諸侯今湘川不及四賈無秩於命祀而二女帝者之后配靈神亦無緣復下降小女而為夫人也參互其義義既混錯錯綜其理理無可据斯不然矣原其致謬之由由于俱以帝女為名名實相亂莫矯其失習非勝是終古不寤悲夫

何評

二篇情致風華婉曲動人大意亦寓思君之旨曰望夫君思公子皆以託諷其稱余處乃托主祭者之言以自比也首尾俱見丰姿絕秀

湘夫人

何評

首言帝子猶呼織女為天孫耳後言九疑亦謂與湘水近故會無娥皇女英之說齊東野人語不足辨也

帝子降

夫人帝女

故曰帝子

頂前篇夕

目眇眇兮愁予

叶與目眇

如見

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叶何評起筆

箋

二妃同時並祀湘君既揚靈不顧不應帝子獨降此故為恍惚之筆以起下文無端之幻想也眇眇愁予望之但覺嫋嫋然搖曳而來者心疑其為帝子降而非也蓋洞庭風起波生而飄木葉也

登白蘋兮騁望與佳

指帝子

期兮夕張

叶去陳設

鳥何萃

兮蘋中曾何為兮木上

箋 蘋上豈能騁望登蘋而望悉屬空中設想且安思盛設帷幄欲與帝子盟訂夕約豈非鳥萃蘋中曾掛木上空作營巢獲魚之想此自嘲自解之辭

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詩為公子裳謂女公子故帝子亦稱公子兮未敢言叶顏

恍惚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

箋 此又設言公子若來沅則有芷矣澧則有蘭矣芳香之薦豈無足以當公子之一盼耶然思而不敢言者特恐未必肯來徒作惠然之想恍惚遠望惟有觀渚水之潺湲而已

麋同麋何食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水涯朝馳余馬兮江臯

夕濟兮西澨

箋 庭中何曾有麋水裔何曾是蛟皆從上恍惚二字生出心中幻想遂眼若有見麋食蛟來疑神見鬼恍似夫人之騶從已至故朝馳馬於江臯而迎之夕泛舟於西澨而速之也

評註 此望中所見庭中忽有麋水裔忽有蛟疑夫人之將降也江臯西澨求之於此而復求之於彼也

蔣註 思而不敢言幾絕望矣麋來庭中蛟出水裔比神意又似與人相親者以起下佳人召予之意欲親之則遠引絕望矣而忽來蓋美人之情狀也

聞佳人尊之曰帝子親之曰公子美之曰佳人兮召余將騰駕兮偕逝憑空造謠奇甚

箋 將騰借逝謂夫人將邀湘君偕逝而臨於夕張之所也佳人一召業已喜出望外又聞與湘君偕逝更夢想所不及前是眼中幻像此乃耳中空音一聞字一將字全於空中著色

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

築蓋二語總旨貫下

箋

此因聞湘君有借逝之語故於夕張之地又相地築室加意修飾以冀其降臨也

蓀壁兮紫壇躬

古播字

芳椒兮盈堂桂棟兮蘭橈

音老

辛夷

楣兮葑房罔

同網

薜荔兮為帷擗蕙櫺兮既張白玉兮為

鎮

同瑱

疏石蘭兮為芳芷葺兮荷

薄荷

屋繚之兮杜蘅合百

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庶門

二語總束結上

箋

已上備極芳香幽潔意湘君與夫人憐其竭誠盡致必騰駕而至矣其鋪叙衆芳處凡十二種其說玉處只一句蓋借玉自比而以衆芳喻平昔所樹滋之蘭蕙與留夷揭車等欲共聚之於一堂也有此衆芳築室何患君不三后臣不臯夔明良喜起不難再見於今日矣

何評

此也全用芳草點綴生情亦取衆芳之喻也

九嶷繽

狀巫舞之衣繽紛五彩如九嶷之雲也

兮並迎

意其將降故帥羣巫而迎之也

靈之來兮如雲

箋

自如者則所見乃雲非靈蓋由心中幻想眼花亂飛遂真以為二妃降矣楚詞凡說雲處皆曰九嶷漢郊祀歌亦然不必泥舜說

評註

此二語正言神之降也皆從荒忽之中摹擬如此離騷九疑繽其並迎明言神降何於此獨言迎之以去總緣諸解以神不見答况原之不得於君故曲為之辭竊以為未安也

捐予袂兮江中遺予褋兮澧浦寒汀洲兮杜若將以遺

兮遠者

叶渚詞意特以重複見奇

箋

捐袂遺褋報夫人之美召及邀湘君借逝之德也遠者指隨從二妃之下女勞其遠來也皆意中虛擬之詞

何評

如雲之從尚思遠者求賢
如不及之意於此可見

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箋

前章時不可再得惜之也此章時不可驟得幸之也前所不可得者今幸而驟得之矣逍遙容與則祝其少留而勿去也與前湘君章詞若重複意實迥別一篇水月鏡花文字使後世讀者從何摸索

論註

近有集解云湘君一篇即湘君召夫人者也夫人一篇則夫人答湘君者也前以男召女故稱女稱下女後以女答男故稱帝子稱公子稱遠者其中或稱君或稱佳人或稱夫君則彼此相謂之辭也以男遺女則有珉有珉此男子之所有事也以女遺男故有珉有珉此女子之所有事也其於彼此酬答之際一一相應

大司命

箋

周禮大宗伯有司命之祀星傳曰中宮三台星上台曰司命主壽前湘君湘夫人兩篇章法蟬遞而下分之為兩篇合之實一篇也此篇大司命與少司命兩篇並序則合傳體也

廣開兮天門

太極垣九門曰端門左掖東華東中華太陽右掖西華西中華太陰

紛吾

大司命自謂

棄兮元雲

令飄風兮先驅使凍

音東雨兮灑塵

君

指少司命回翔兮以下

叶少司命在紫微垣文昌宮回翔以下者謂從文昌宮而下也

踰空桑兮從

女

桑乃箕星之精東方七宿之一踰者歷箕津而下臨祭所也從女神降於巫身也

紛總總

指九州之衆

兮九州何壽

天兮在予

叶言與少司命同治九州生命不專在予一人也

九歌大司命

箋 下章明明有吾與君兮齊速語則知此君字斷指少司命無疑空桑人皆誤作山名玩天招有魂乎歸來定空桑只注空桑琴瑟名又豈可以

作山名
解耶

高飛兮安翔

驟降即逝蓋道帝心急不敢久留人間也

乘清氣兮御陰陽

大司命自謂

與

君

少司命

兮齊速道帝之兮九阃

音坑叶岡

箋

斗為帝車運行天上九阃九宮也三台司命隨車運轉飛歷九宮宣道帝命而施福善禍淫之政焉天上九宮應地下九州故曰九阃齊速有感必應無所留滯也

靈衣兮被被

披

玉佩兮陸離一陰兮一陽眾莫知兮予

所為

已上皆大司命之語

箋

靈衣玉佩道帝之服此神將道帝他往一陰一陽者言人之壽命莫不本乎陰陽我雖主之亦惟有順帝之命代天宣化耳何能與造物分其權故曰眾莫知予所為此臨去諭祭者之無益也

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寢近

兮愈疏

以下皆主祭者之詞疏麻喻芳離居寓君只此四語露思君正意

箋

此留神之語疏麻瑤華皆極難購之品將以遺者言別離在即囑其少為居此以待其從容而往折也老冉冉者悼光陰易過恐一去而欲遣無從若不及君之降臨一寢近君則我之疏君愈甚矣

乘龍兮麟麟高駝兮冲天

叶

結桂枝兮延竚美愈思兮

愁人

箋 此悵神去太疾不及待其折疏麻瑤華矣結桂延竚是於急不待緩之時又思所以暫挽之術無如高駝冲天留既不能贈又不及所以愈思而愈愁也

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

可為 發蒙此自慰之詞人能盡性立命則冥漠無權按此即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之意結出大旨

箋 此從無可奈何中想出一解愁之方並以釋不寢近而愈疏之惑唯昭質未虧前大夫已言之矣此又曰無虧者益加自勉也語云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莊子曰知其不可而安之若命屈子亦惟自盡其所當然而已離之未必遽歿合之未必能壽也况司命陰陽之語已寓有命在而有當之說原於生死之際固已早了然於心矣注家紛紛泥壽歿之說失其旨矣

少司命

箋 史記天官書文昌六星在斗魁前四曰司命晉書天文志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西近文昌一星曰上台為司命朱子以上台為大司命第四星為少司命

穠蘭兮 與神突 麩蕪羅生兮堂下 神之堂 綠葉兮素枝芳菲

菲兮 葉 蕪子 葉 夫人兮自有美子 才四切與字育之字同誠能感神自

蒙福 菘亦 何以兮愁苦 愁字遙接前篇羌愈思愁人句求此巫慰主祭者之詞

箋 自有美子即人各有命在之意秋蘭麩蕪生於堂下亦各有命其芳菲襲人者得天全也菘何以兮愁苦則所遇有幸有不幸要知亦由命也少司命篇不言命然開首數語却句句是言命

正誤

環濟要畧子猶孳也恤下之稱註家將美子二字作子孫講且謂少司命主人子孫何荒誕穿鑿之甚

蘼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喻忽獨與余兮

目成

以下皆巫語

箋

此以蘭興神作指點語也原之愁苦非愁壽夭愁媿修不見答於君也故巫即以堂下之芳譬曉之言以爾之視堂下青青者蘭也綠葉紫莖者蘼蕪也然以我觀之則滿堂皆美人也忽獨者見神於衆芳中獨與余顧盼而以目定情此固有命在焉

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

此怪之之詞既與目成莫逆於心自不應入不言而

出不辭矣今既乘風載雲則是神將去矣雖有目成之好其如不能久何甚言君不可恃之意

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

樂兮新相知

此悵神欲去而作別離之感也新知之樂目成也

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

箋

此又疑之之詞以司命之尊則當靈衣玉珮不應荷衣蕙帶而效媿修者之服豈神亦愛芳與製芙蓉為衣集芙蓉為裳者有同心之好耶不然胡為儵來又逝且不遲逝復宿於帝郊須乎雲際默窺君意豈憐其抑鬱失所而然歟抑哀其老冉冉而然歟雖然感君回翔天門遠踰空桑目成一盼依依不捨我其何以報君耶

與女沐兮咸池

咸池三星在天潢內日浴處

晞女髮兮陽之阿

二語根夕宿句來宿起必沐首

理

望美人兮未徠臨風悅兮浩歌

大聲長歌

箋

上二屬其少留欲致其懇懇之意下二送神之詞

九歌 少司命

古

孔蓋兮翠旂

此即所歌之歌

登九天兮撫彗星

祝其鋤奸誅佞

憇長劍兮擁

護 幼艾

幼少者艾老者憇長劍者諷懷王太阿在握柄不下移也

荃獨宜兮為民正

叶正方直不曲之

謂獨宜者謂兩司命能造人之命而又能衛人之生也

箋

撫彗德劔蓋指文昌六星中有日上將次將神皆威武而能除殘去暴者故歌中及之耳

發蒙

兩司命措語各有分寸前大司命猶有人命壽夭四字點題此則絕無一字及命而究其所以然莫非命也詞意超脫之甚

何評

用意在為民正處以秋蘭與芳潔全用比興意詞意縹緲芳艷絕倫結處三句正說全意俱醒

王慶

案大司命曰何壽夭兮臣子王逸少司命注曰言司命擁護萬民長少使各得其命蓋並指三台上台二星之司命言

東君

祀日神也禮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又曰王宮祭日也

暾朝

將出兮東方照吾

主祭自謂

檻兮扶桑撫余

指東君言 馬羲

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

箋

此特形容主祭者之誠祀日大典也主人不可不夙興從事仍恐不及故潔晨先起陳設祭品部署女樂各事齊備冠帶以俟無如遲之又久而天尚未明於是遂有將出之逆計照檻之遙度安驅者似怪義馭之故為此緩緩也未句點出夜字始知猶是夜中也皎皎既明還作夢中想也

駕龍輶兮乘雷

叶黎山東日照縣五鼓日出水聲如雷

載雲旗兮委蛇

叶移此時日輪將上已見霞光

九歌東君

七

燦爛如旌旂閃
閃於海上矣
長太息兮將土心低徊兮顧懷
太息者嘆其神靈不測低徊者念我生如寄不及日馭在天萬古如斯二語寫出萬古之人心感慨也

箋 讀漢郊祀歌日出入安窮時世不與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遍觀是耶謂何則人固不能不低徊而顧懷矣

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

箋 此時日馭已升主人肅穆迎神於是諸樂並作諸巫並舞不曰娛神而曰娛人者神遠人近觀人之娛則神之娛可知矣憺兮忘歸者正以見其樂之盛而巫之艷也

絃瑟兮交鼓簫鐘兮瑤簫鳴飀兮吹竽思靈保
靈保巫之盤旋

極情盡致似有神
靈附之而舞也
兮賢媿
叶
翺飛兮翠曾
同翺翺飛翠曾四字寫巫舞入妙
展詩

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

箋 靈謂鬱儀主日之神日體在天不臨祭其神降故曰靈蔽日者謂其騶從如雲而日光若反為之蔽也

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
此時神既畢享日輪西墜天狼一星在東井南日光

反照鋒芒萬仞
如射之者然
操余弧
弧九星在狼東南
兮反淪降
叶
援北斗兮酌桂

漿撰余轡兮高馳翔杳冥冥兮以東行
叶

箋 日南落而北斗先見酌桂漿者蓋祭者寅饒納日之義欲援北斗而酌桂漿以獻之也撰余轡者東君既享其獻撰轡而入虞淵杳冥冥者繞地一週東行又將復旦也天狼喻秦東行願君之明如日月之光華在天也通篇只二語見正意

兮浩蕩乃一望無際惟見高山峻嶺穹窿極天飛揚浩蕩既以自喜喜其境地開闊眼界為之一空又復自悲悲其浩蕩無際不知神之所在也四字寫盡望字神理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

箋言捨此崑崙別無他處可求於是極其心思目力望之遲之又久不覺日暮悵然忘歸因迴思河伯究係水神求之者仍當於水際求之極浦浦之絕遠者意神心僻居於此或可一與之寤懷也

魚鱗屋兮龍堂叶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為兮水中

箋此既遙見其屋又遙見其闕矣是真河伯之居也靈何為兮水中訝之之詞欲就見而不得空有伊人宛在之思

乘白龍兮逐文魚叶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

下叶

箋靈在水中既不得見極欲與遊非乘龍逐魚迴洄以從之不可也流澌紛下則龍既不得乘而魚又不能逐矣總寫欲見不得之意

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稱子尊之也美人親之也兮南浦大河之南故云南浦波海

滔滔兮來迎魚鱗兮媵予

箋海若知河伯將避世蹈海故使海波來迎交手者言甫得識子之居乘龍逐魚何難登子之堂造子之宮與子一執手而訂遊渚之約乃甫交手而子東行雖然子自此遠矣子豈能忘情於子哉送君南浦惟見迎子者尚有滔滔之波隨子者空有刺逐之魚所謂蒹葭蒼蒼者豈不满目凄涼耶

此篇乃宋影刻本，其間多有缺字，且文字多有模糊，難以辨識。其內容與左頁所載之《山鬼》篇相合，但字跡不清，故不詳錄。

山鬼

箋

此屈子被放山中寂寥自寫幽懷豈真為祀鬼設耶然寫鬼之求悅人及鬼之歸來山中諷語世故不少

騷辯

吳楚俗祀鬼巫祝歛神謂之華筵祀神之餘爰及鬼物以報歲功本古蜡祭所謂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羅既含睇兮又宜笑

子慕子兮善窈窕

子厲壇主祭之公子不曰設食賑孤而曰慕子蓋自裝體面之辭

箋

天下豈真有鬼邪吾不得而知也天下豈真無鬼邪吾不得而知也今屈子曰若有人則是有鬼矣豈真有被薜荔而帶女羅者耶豈真有含睇而宜笑者耶屈子既言之鑿鑿吾亦姑從屈子說鬼山之陰僻處日阿含睇微盼也宜笑巧笑也鬼寂寞無聊恨無知已忽聞有以飲食享之者不覺自負其美曰子亦善為此窈窕也甘言悅人蓋欲急圖哺餒耳

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蘅
折芳馨兮遺所思

箋 此形容山鬼出山遠赴賓筵躊躇莫措始則慮徒步難行必須騶從於是有赤豹文狸之選繼又慮前驅之無車且引導之無旗於是有辛夷桂蕊之結復而顧影自憐嫌薜荔女羅之粗野有腆顏面於是衣以石蘭帶則束以杜蘅車騎既盛被帶又都且含睇宜笑猶恐人之不悅已也於是更廣折芳馨搜羅土物以為獻媚資嗟乎以裝束佩帶之如此禮物芳馨之如彼孰猶有謂之為鬼者乎

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

箋 此又恐公子怪其來遲因自白其所處之幽篁山路之險以釋其獨後之嫌也

表獨立兮山之上

表者並立以招魂之幡竿也晉書置絕設望表註謂立木以為表此山鬼在途遙望之詞

雲容容

兮而在下

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飄兮神靈雨

寫鬼

景亦妙

箋 杳冥晝晦見羣鬼受祀至已久矣神靈兩者鬼之精靈聚而兩作也

留靈

靈壇

修

修其祀事猶修禊之修

分憎忘歸

評註此為山鬼享祭正文

歲既晏兮孰

華子

叶

箋 留謂留連祭所與諸鬼修燕飲之樂憎忘歸妙有恣其所啖之意華子謂臆歲既終除此一享之外孰再有張筵而食我者此贊公子之賢也

正誤 王逸謂靈修為懷王是誤將二字連讀矣

彙訂

言鬼於風雨晦冥中見歌舞音樂之盛留連不去愴然念歸既又自思歲云暮矣我獨後來不獲屢飲今我若歸山孰有再設此筵

九歌 山鬼

以光寵予者乎冀
望而不敢必也

采三秀也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見采之難怨公子兮

悵忘歸忘歸山阿也君思我兮不得閒

箋 此山鬼歸後自述其怨思也采三秀者冀其復召將以復遺之也不意
在再一載歲臘又盡而舊典不舉使我獨坐空山繼懷無已能不怨公
子之薄待我乎既而思之君非薄情人也或君有他故心
離思我而不得閒也既怨之復諒之狀鬼之聲情獨絕

正誤 公子指主祭者王逸作公子
椒天臣及後儒從之誤也

山中人鬼自謂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叶博君思我兮

然疑作

箋 此山鬼自負其品之清高行之芳潔其所餐者杜若飲者石泉蔭者松
栢豈真屑人間之賔祀耶然疑作言君非真知我者胡然既信之又疑
之徒有慕子之虛名反藐子為
山中人足以見子塵俗之心矣

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
思公子兮徒離憂

箋 此鬼歸宿山阿自慰而自解也雷雨之際猿啾啾風木蕭蕭在人為
苦在鬼為樂何也蓋天下極樂之事未有不變而為凄慘者即如子之
慕子子之悅子皆一時情意相感豈不可樂及事過情遷依然爾為爾
我為我豈能時時相聚耶徒離憂自悔之詞按外傳稱原棲玉笥山作
九歌托以風諫至山鬼篇成四山忽啾啾若啼嘯聲聞十里異哉
文到至性中流出固能動天地而感鬼神豈尋常筆墨所能及哉

騷辨 鬼居常祀之末即今郡厲壇春秋設祭祀土穀正神之餘遍及無
主羣厲舊時樂歌止泛列祀鬼一章合前祀神八章故有九歌之

目其所以有十一篇者蓋於祀鬼一章中特分山鬼國殤禮魂三項大夫自寫其胸中之寄托耳

九歌 國殤 三

國殤

箋 殤謂死國事者小爾雅曰無主之鬼謂之殤

辭

懷王時秦敗屈匄復敗唐昧又殺景缺大約戰士多死於秦檀弓謂死而不弔者三畏居一焉莊子戰而死者葬不以髮皆以無勇為耻也故三閭極力描寫不但以慰死魂亦以作士氣張國威也

操吳戈兮被犀甲 兵車錯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

敵若雲 兼敵兵言 墜兮士爭先 葉

凌子陣兮躡予行 叶 左驂殪兮右刃傷 兵我 霾兩輪

兮繫四馬 叶 戰敗不 援玉枹兮擊鳴鼓 指督戰者宋可亭曰於敗北中寫出生氣覺長

吉霜重鼓聲不起未免衰颯

天時懟兮威靈怒

言敵之強暴天皆為之震怒也

嚴殺盡兮棄原

懟叶天懟神怒之故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

辭鋒追言始戰之時只知有進無退不知去國之遠

而死亡於此地也

帶長劍兮挾秦弓

叶

首雖離兮心不懲

生氣不損猶賈餘勇

發蒙

筆致雄毅適與題稱得出不入句一宕局勢寬而不促

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

魂魄毅兮為鬼雄

叶形人死心不死當為鬼雄以殺賊也

箋

誠既勇以下祭者贊嘆之詞以明所以設祀之意也

禮魂

招魂而祀之曰禮非僅禮善終者之詞

盛禮

備其祭祀之禮

兮會鼓

會眾巫而鼓

傳芭兮代舞

眾巫相代而舞

嫫女倡兮容

與春蘭兮秋菊

即所傳之芭

長無絕兮終古

聽直

禮魂却無一語及魂但曰蘭菊無絕善佩芳者蘭菊即其魂也

辭鋒

此承上國殤而作國殤通篇絕不言致祭一字以其棄原壘無主殯殮不能成禮拜獻歌舞不足道也上稱其武勇剛強忘身為國已足慰其靈於地下禮魂但言致祭娛魂絕不言生前行實一字以其生前無行可稱故其不同如此長無絕乎終古句雖指世世長享其祭亦因楚師屢敗於秦欲自此以往不復用兵使民得送死為幸也

九歌 禮魂

三

評註

無絕終古屈子蓋憂楚之不祀而致意於篇終云爾

屈辭精義卷之五

屈辭精義卷之六

江都陳本禮箋訂

男逢衡校讀

遠遊

發明

此截離騷遠逝以下諸章行爲此詞爲後世遊仙之祖自悲時俗起至焉所程止乃遠遊賦序先序其欲求仙之故蓋不求仙則不得聞至道既聞道遂能煉精成氣煉氣成神載營魄而上征以遂其遠遊之志中間幻託神遊以展其勢至臨睨舊鄉僕夫懷余心悲依然離騷機局特變其格而又生出經營四方周流六漠一段以暢其未發之旨皆寓言也其實文中扼要只內惟省以端操求正氣之所由乃一篇大旨其曰食六氣即食此氣審壹氣即審此氣即孟子所謂至大至剛直塞於天地浩然之氣故能上天入地而與泰初爲鄰者皆恃有此氣也讀者泥於求仙之說失其旨矣

遠遊

外傳

載原晚益憤懣披蓁茹草混同鳥獸不交世務采栢實和桂膏歌遠遊之章託遊仙以自適又有王通逐之等語按此則此篇作於晚年亦欲託於世外矣奈王通逐之遂于五月五日沈於汨羅蓋屈子有不得不死之故朱子譏其為忠之過其論苛矣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

託乘而上浮

發端四語全文已攝深悲極痛之辭

遭沈濁而污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夜耿耿而不昧兮魂

營營而達曙

質魂遞舉以起下文

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

生不逢堯與舜

禪來者吾不聞

箋

陳子昂登幽州臺歌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從此化出

步徙倚而遙思兮怊惝恍而永懷川意荒忽而流蕩兮

心愁悽而增悲

此又由意及心

神儻忽而不返兮

大限有盡

形枯槁而獨畱內惟省以端操

兮求正氣之所由

箋

然後序出神來即趁手補出形與氣有形氣方能存神形氣乃神之根本端操者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所謂操也正氣浩然之氣伏後餐氣審氣二語乃修仙要旨

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為而自得聞赤松

神農時雨師服水玉得仙

之清

塵兮願承風乎遺則

貴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謂形骸尸解而不見

兮聲名著而日延

箋 莊子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奇傳說之託辰星兮莊子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羨韓衆韓

終齊人服之得一老子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形穆穆以浸遠兮離人

羣而遁逸

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時髮髯以遙見兮

精皎皎以往來叶

箋 承上形遠逸來言得一之靈煉氣化神遂能曾舉而遠遊矣神奔鬼怪指上傳說韓衆言其變現莫測精皎皎以往來者如朝遊北海暮蒼

梧人惟於髮髯中遙見之耳

超氛埃而淑善郵傳舍神仙往來洞府名勝之地兮終不返其故都免衆患

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

箋 終不返其故都此正憤激之辭卻託之於仙覺後來丁令威之感城郭如故人民非猶為多事

恐天時之代序兮矐靈晷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萎

箋 卽日月忽其不掩兮
春與秋其代序之意

聊仿佯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自悼歲月虛度志無所成誰可與玩斯

遺芳兮長鄉風而舒情爲遠遊計也高陽邈以遠兮余將焉所

程法也此遠遊之根通篇著意在此

箋 忽然溯及高陽高陽爲楚之先帝惜今邈矣焉所程
痛楚後世子孫不得取以爲法也已上乃遠遊賦序

重曰鄭重言之以別序文春秋忽其不掩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黃帝

鼎湖上升羣臣鼎湖上升羣臣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周靈王太子晉遇浮邱公仙去而娛戲

嬉

玉麈

按劉向列仙傳云考周靈王三十三年穀洛鬪太子晉諫壅川是亦賢王子也汲冢周書云王子晉謂師曠曰吾後三年上賓於帝所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據此則非仙去明矣焦竑云裴秀冀州記緱氏仙人廟者昔王喬爲桓人令於此登仙世遂誤以王喬爲王子喬也後漢書王喬傳云喬河東人顯宗時爲葉令並載飛鳥爲事蔡中郎碑云王子喬者上世之真人也諸說不同何列仙傳中多王喬耶固知史傳亦不足憑

餐六氣謂四時及子午二時之氣而飲沆瀣金莖露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叶

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羸穢除精氣神三者乃修真要訣

蔣註 人之神明本自清澄而不能不消於後天昏濁之氣故必必取天地之精氣以自益而羸穢自消神明所以能保

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今廬州府巢縣有金庭山王喬洞王子升仙之所而壹息暫

也見王子而宿同之兮審也壹氣之和德訊問

蔣註

外氣既入內德自成所謂六氣者凝煉而為一氣矣然必得所養而後能和

曰王子道養氣可受心兮而不可傳言其小無內兮其

大無垠小無內卷之則退藏於密

毋滑亂而汝魂兮彼指將自然自然則壹氣孔神兮氣一

於中夜存老子元牝之門是謂天地

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已上王

箋

已上三章傳然先一韻垠魂存門一韻皆隔句叶玩王喬語有似廣成授黃帝之言丹經秘訣數語括盡

聞至貴而遂徂兮秘術既得思竟忽乎吾將行叶仍羽人於

丹邱兮將欲他往留不死之舊鄉王子

朝濯髮於湯賜谷兮夕晞余身於九陽扶木一日居上枝九日

吸飛泉射低照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叶山海經稷澤

玉色頰丙淺以腕澤顏兮精純粹而始壯質銷鑠凡質

以灼約兮赤色神要眇以淫放道遙

蔣註

上文王子所授皆內養之事此又以採服為言者蓋一氣之和德固已心解力行矣然其氣不感則無以厚養之之本故益取天地

萬物之精以充其氣而大其養

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叶山蕭條而無獸兮

野寥寂漠其無人

南州即南嶽山無獸則無虎狼可知野無人則雞犬不聞可知且滿山桂樹冬榮真仙靈之窟宅也

載營同魄而登霞同兮掩浮雲而上征命天閭其開關

兮排閭闔而望予陰魄既煉為晶熒之神乘氣上昇所謂精皎皎以往來也

發軔之初先遊天上一排字見得道之人聲口便自不同望者諭其早排閭闔勿似曩之倚而望予也

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太微天帝之所居集重陽帝之宸居入

帝宮兮造旬始星名在北斗旁而觀清都中官太一之居朝發軔於太儀天帝

之庭兮夕始臨乎微閭即醫無閭東北幽州山

召豐隆先導者取其迅速無阻也問太微集重陽謁上帝之宮造旬始之殿觀清都之居由其已得至道仙凡迴別故所至之地出入直達遊天既畢下謁古帝先遊東方者帝出乎震木德之君其帝太皞故首先求見伏羲

聽直曰命曰排曰登曰召登天之氣焰驅使如意也曰導曰問初至而索途也曰集曰入曰造曰觀者既至而縱步也

屯余車之萬乘兮紛容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

騷經云屯千乘此則萬乘見車騎之多勝前十倍矣

騎膠葛以雜亂兮班隨漫衍而方行撰余轡而正策

過正兮吾將過乎句芒少皞之子重

東也未謁其君先過其臣亦求其先容之意

歷太皞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啟路陽杲杲其未光兮凌

天地以徑度

太皞謁畢依次即當右轉以謁炎帝奈南方昏暗惡其不明故暫緩南行直躡天徑以西先謁西皇

風伯為余先驅兮辟氛埃而清涼鳳凰翼其承旂兮遇

蓐收少皞之子該乎西皇少皞金

西皇之臣

天氏

西皇君臣既遇前欲詔西皇使涉余者今則不煩其麾蛟龍以為梁而自能涉矣

擘彗星以為旂兮舉斗柄以為麾叛陸離其上下兮游

驚霧之流波叶

前欲指西海以為期者悵此志未遂今既能上天下地矣何妨擘彗星以為旂舉斗柄以為麾極海外之游以滿我素願游驚霧者已至天之

盡處惟見黑霧茫茫流波洶洶不得不驚而作回轅之想矣

時曖曖暗其曛日不莽兮召元武北方七宿而奔屬後文

昌使掌行兮謂掌領選署眾神以並轂

西海既回欲往遊北方時天既昏黑北絡寒門之地太陰之方恐路多魑魅故備將相選眾神並轂以驅也

路曼曼其修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待兮右雷公而為衛

箋

徐弭節蓋憚其日暮而路又遙遠使雨師徑待右雷公為衛者防夜中之不測也

欲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

欲北而不肯徑行又欲先遊南方

以担橋

音絜叶躡軒舉也

內欣欣而自美兮聊媮娛以淫樂

箋

自聞至貴以來內氣既足外養又充借度世為忘歸計豈欣欣自喜為媮遊媮娛地耶然而不能不恣睢者蓋東西之遊既畢若逕往北方置故土於度外似又太矯不得不先轉轡南遊姑置北遊於事後

涉青雲以汎濫遊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

邊馬顧而不行

箋

前云終不返其故都是已置楚於度外此忽云涉青雲以汎濫者蓋因恣睢一念之差遂至萬感交集初不計其忽又路過故鄉也曩見僕夫悲今則余心悲矣曩恨未聞至道苦為時俗所阨致遭沈鬱之冤今既超脫塵凡矣然汗漫空遊會何補於國事思念及此能不悲哉

思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汜容與而遐舉兮聊

抑志而自弭

汜容與者遲遲去故國之意也

箋

既臨睨故鄉思念舊故便當歸楚然終不反故都之言不能忘故自弭其悲以行耳

指炎神

南方之帝炎帝其臣祝融

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荒

忽兮沛涸瀆

南海之波濤瀨也

而自浮

叶皮

既過楚境則南疑
為近故先謁炎帝

祝融

顓頊之子黎原之二世祖也

戒而蹕御兮

奇孫遠來故止而留之

騰告鸞鳥

一句總提以下皆祝

融告救鸞鳥之詞

迎處妃張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

叶

使湘靈鼓瑟兮命海若舞馮夷元螭蟲象並出進兮形繆

虬而逶迤雌蜺便娟以增繞同**兮鸞鳥軒翥而翔飛**句

總收見鸞鳥亦隨眾鼓舞而樂賓也

音樂博衍無終極兮焉乃逝以徘徊

箋

南方為楚封域時當懷襄陵夷甚矣祖宗在天之靈有不愀然悲者乎祝融憤楚之亂憫原之忠故張樂奏技以樂其志而解其放逐之冤也焉乃者原欲北謁顓頊不忍遽違祝融厚待之美意故欲逝而徘徊也

舒并節

雙節旌

以馳騫兮遠

也

絕垠乎寒門

叶北

軼迅風

於清源

北海

兮從顓頊乎層冰

北方帝顓頊高陽氏其臣元冥

箋

項乃原之始祖欲往求其程法以為今日治楚規模故軼迅風而上謁也收到高陽邈以遠兮余將焉所程為一篇之眼

歷元冥

少皞子修

以邪徑兮樂間維

天有六間地有四維謂由斜逕而乘北隅之間維也

以反

顧

顧楚也

召黔羸

造化神名

而見之兮為予先乎平路

喻平其政刑剷去奸佞

箋

原由南至北不欲再過故都必須迂道迂道迂則必邪原係高陽苗裔豈可由邪徑見耶邪徑既不可行而楚之道路又甚艱險不平非召黔羸先平其路不可行也

不得不舍而之他矣

經營四荒兮周遊六漠上至列闕兮降望大壑下崢嶸

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叶視儻忽而無見兮聽愴怳而無聞叶超無為以至清兮與太初而為鄰

箋

此遠遊之結穴也太初者氣之始天地未開時也是時人物未生與之為鄰則氣復還於太虛無見無聞與死同矣人至此仙固不必求遊亦不必遊又何愁苦鬱結為哉

卜居

箋

卜居變兮字為乎字極騷體之變實前所未有其問卜之辭不過欲明己之廉貞並借以譏當世之事婦人者前後隱躍其辭而中間啜訾突梯特用兩長句見意妙在全作滑稽語而詹尹之釋策亦不明言其故但答以用君之心二語正機鋒相對筆如蚪龍天矯不可羈勒

蔣註

此三年未知何時詳其詞意疑在懷王斥居漢北之日也居謂所以自處之方以忠獲罪無可告訴問卜以號之其謂不知所從憤激之詞啜訾啜啜皆深肖上官靳尚媚神情態而著其讒嫉之私也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志盡忠而蔽鄣於讒心煩意亂不知所從迺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予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

箋 已上下
居賦序

屈原曰吾寧悃悃欵欵樸以忠乎盡心君國將送往勞來斯

無窮乎役情世俗寧誅鋤草茆以力耕乎歸隱田間將遊大人以

成名乎曳裾朱門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逆鱗直諫將從俗富貴

以偷生乎違義苟免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出世養性將呢訾以言

求媚也慄斯飾為恐懼喔咿欲言不言儒兒嬰兒皆柔媚取悅之容儒兒一作嚙兒洪注喔咿嚙兒皆強笑

貌腆顏以奉宮闈以事婦人乎腆顏以奉宮闈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澁

貌滑骨稽嘲笑取悅如脂膏如韋悞革以絜楹乎如工人以絜柱取共罔而不厥也

玉麈

日史記索隱滑如字稽音計王叡炙戰子滑稽轉注之器若漏卮之類以比人語言捷給應對不窮也補註滑稽酒器轉注吐酒終

日不竭

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

媮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

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

從總結上八條以明問卜之意

何曰

主意已定姑用抑揚之詞以抒其憤耳一正一反復陳之奇絕橫絕

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

鳴讒人高張去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

箋 請卜之後復發此一段感慨正承序中蔽郭於讒求屈子之卜非求用舍求辨其清濁也故曰誰知吾之廉貞自己業已道破何用卜為此詹

尹所以釋策而謝矣

詹尹迺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謙言才識短淺物有

所不足智有所不明叶物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叶湯

數指策言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箋 三軍之帥可奪匹夫之志不可奪龜策雖靈豈能移介石之廉貞耶用君之心行君之意妙極其中有數有理渾含無盡

漁父

辭鏡 史記載靈均此辭之後即作懷沙之賦自投汨羅篇中葬魚腹之語其意已決特借漁父問答以明其志耳濁醉二字畫出當日仕

楚諸臣真面目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

箋 兩我字兩獨字乃原之斤斤自標處正原之疑滯於物處已上漁父賦序

何評 以清濁醉醒四字立局問答俱有機鋒

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
漏其泥而揚其波叶眾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歆其
醲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

箋

推者推彼而去之移者移此而就之也漏其泥水不失其為清餽糟歆醲醒不嫌於薄醉也務深思者必遭忌慕高舉者必蹈危此皆凝滯而不善推移之過也

何評

頗類蒙莊氏之言然屈子胸中自有定見不以人言而惑也獨醒獨清此公久已自為中流砥柱寧赴湘流葬於魚腹而不之悔耳

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必彈之振
冠中尚有宿垢也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叶莫悲反者乎寧赴

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

塵埃叶乎

箋

漁父之辭未嘗非處亂世之道然在原有萬不能已者宗臣之誼休戚相關寧為史魚死不效甯武愚志各有在物字緊對上物字言我之所不能與世推移者正為此物此志也

何評

兩問兩答雖以漁父作結而意實自表謂非不知推移之用有所不忍故耳

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
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各成

其是

箋 屈子之志皎如日月漁父之意清若滄浪一濯字正以洗屈子之拘濯則何患乎汶汶何嫌乎塵埃此解脫指點語也遂去不復與言高絕妙絕蓋已默喻屈子之忠貞而百折不回矣或曰滄浪之歌招隱詞也與其死而無補於國何不高蹈而潔身余曰不然夫隱所以全生也人苟可以無死又焉用隱為惟其不能生所以不能隱此孤臣孽子之用心豈世外逍遙者可同日語哉滄浪歌見孟子孔子時已聞之矣應是楚人成語而屈子引之非真有漁父可知何世人紛紛作麼說耶

何評

屈子本意已是明言而卻以漁父之詞為結妙甚滄浪一曲烟波無際矣

屈辭精義卷之六

是書草創於春夏裁汰於秋冬稿凡五易實掃盡前人一切卮言蔓語獨開生面差以自喜然冰硯雪窗黎明卽起篝鐙而止擁爐自寫指為之腫目為之眩所賴以禦寒者晨惟苦茗數碗薑菹一片而已嘉慶辛未除夕鐙下覆較畢爰識四絕

瓣香終歲手無停譜卉初蘭學註經倘得名山藏不朽
精誠長託楚騷靈

研朱刻翠染湘筠洗盡鉛華漱玉津畫出美人真面目

直教天女叫蒼旻

弟子邈難追宋景弔騷空憶賈諸生漫漫雲霧人千古
誰與登堂把臂行

桑榆晚景愛難收午夜篝燈寫素秋他日淮南堪作傳
不妨辛苦說蠅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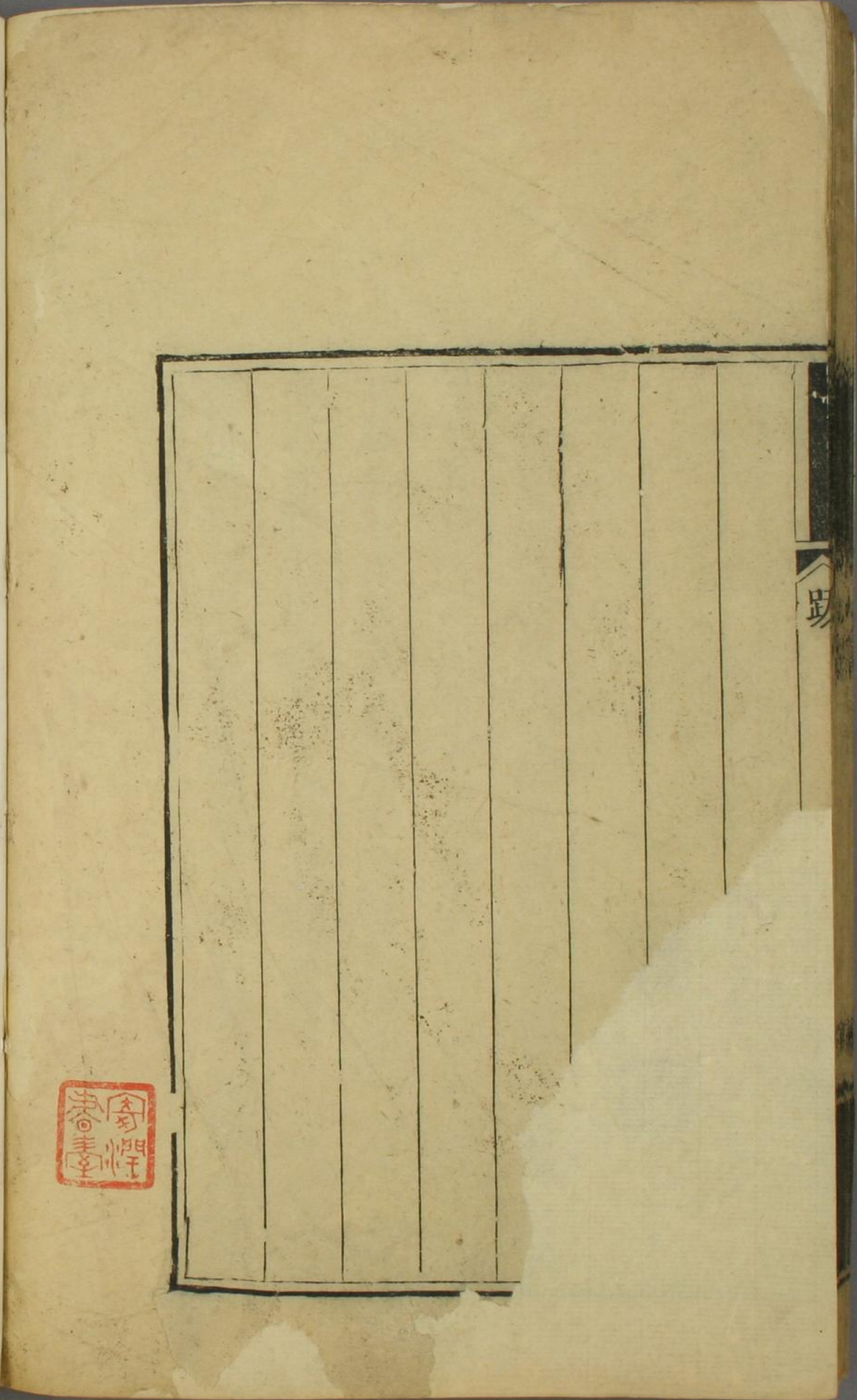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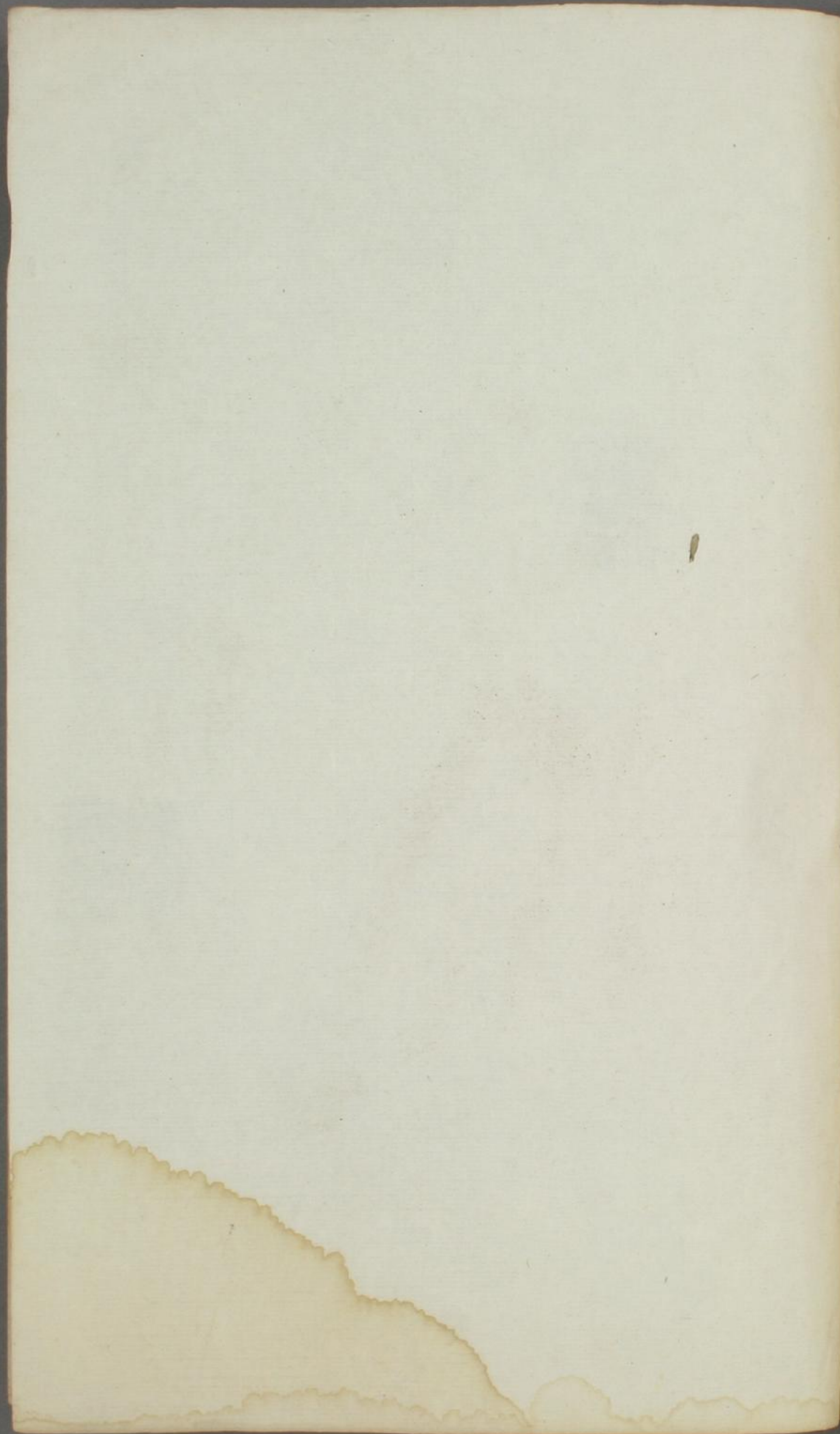
跋

文自六經外惟莊屈兩家夙稱大宗莊文灑灑屈詞奇
險莊可以御空而行隨其意之所至以自成結構屈則
自抒悲憤其措語之難有甚於莊蓋忠既不見亮於君
內而鄭袖則王之愛姬外而子蘭則王之愛子且滿朝
黨人皆王之親信中外綦布稍涉國事有干誹謗得咎
更甚不得不託諸比興以申其邑鬱之懷故運思落筆
都借寓於奇險之徑使言之無罪聞之足以戒洋洋纒

纏滔滔汨汨無義不搜無典不舉而起伏照應頓挫迴
環極文人之能事故能與漆園並驅千古前儒註釋紛
紛無不人自以爲握靈蛇之珠家自以爲獲荆山之璧
然求其旨趣合拍機神洞達識旣不足以透徹精微而
學又不足以鉤深致遠故總無當於作者之心餘若諸
家則膚辭剩語冗蔓滿紙客歲奮志斯役潛心一載今
正復加訂正由春迄夏不惜午夜篝鐙探賸索隱務期
大暢厥旨恍若親炙於屈子之靈而受其耳提面命之

教也故每於展讀之際覺屈子神光猶剡剡紙上能不
肅然恐悚然而悲其志也至於獵取諸家粹語亦惟披
沙揀金不敢怖其河漢亦不敢信其矯強一言之合必
慎所擇取冀其廣播士林不肯令昔人一片血心理沒
千古也嘉慶壬申夏五端陽素村禮漫識於修梅山館





跡



